

鄂國金佖粹編卷第二十二

孫奉議郎權發遣嘉豐府兼黨勸農事岳珂編進



額天辨誣卷之二

淮西辨



紹興十一年八月九日甲子 臣寮上言伏見

樞密副使岳飛蚤稱敢殺三蒙 獎拔不斗

年間致位三孤且復 使之握重兵居上游

其所 委付可謂重矣而飛 爵高祿厚志滿

意得平昔功名之念日以頽墮今春虜寇大

入疆場騷然 陛下趣飛出師以爲犄角重  
書絡繹使者相繼於道而乃稽違 詔旨不  
以時發久之一至舒斬忽卒復還所幸諸帥  
兵力自能却賊不然則其敗捷 國事可勝  
言哉厥後諸帥凱旋飛獨無功 聖恩寬大  
例有樞筦之拜寵數優渥義當感激圖報而  
飛方事矯飾有識之士已譏其僞又言竊見  
樞密副使岳飛頃由 簡拔委以節制慨然  
似有功名之志人亦以此稱之數年之間

寵數頻仍官兼兩鎮秩視二府乃始安於榮利  
不復爲國遠圖矣故昨來被 旨起兵則固稽  
嚴切畧至龍舒而不進茲者銜 命出使則  
堅執偏見欲棄山陽而不守以飛平昔不應  
至是豈其忠衰於 君誠如古人之謂耶臣  
又聞飛自登樞筦鬱鬱不樂日謀引去以就  
安閑每對士大夫但言山林之適其誠與僞  
固不得而知然以 陛下眷待之隆委任之  
峻不思報稱遽爲是計亦憂 國愛 君者

考不忍爲也又言臣比論列樞密副使岳飛  
之罪章已三上 陛下尊寵樞臣眷眷然惟  
恐傷之姑示 優容未加譴斥臣謬當言責  
安可但已况其間一二事大虧忠節若堅拒  
明詔不肯出師以玩合肥之寇又言今春虜  
犯淮西張俊旣全師遇敵 朝廷連降 聖  
旨趣飛來援而逗遛不進輒以道遠乏餉爲  
辭大將之體 國固如是乎陛下新命樞臣  
處飛爲副超踰甚峻正欲感勵其心使飛改

意激昂尚蓋前失而外爲恭遜情實飾姦又  
言頃者淮西之役俊方力戰而飛乃按兵不  
動飛當是時豈以謂虜去國遠闕其鋒不可  
當而欲避之乎豈以謂坐觀成敗而効牛莊  
刺虎之說乎殆皆不然也其意不過專務保  
全之計而嫉淮西之成功耳  
能克申興小曆曰初 上詔湖北宣撫使岳  
飛以兵援淮西飛念前此每勝復被人譏議  
恐以重之爲辭至是濠州已破飛始以兵來

援張俊秦檜皆恨之

王次翁叙紀王伯曰紹興辛酉虜人有飲

馬大江之謀大將張俊韓世忠欲先事深入

惟岳飛駐兵淮西不肯動以親札趣其行

者凡十有七飛偃蹇如故最後又降親札

曰社稷存亡在卿此舉飛奉詔移軍三

十里而止上始有誅飛意

野史傳曰紹興十一年兀朮重兵攻淮西

飛念前此每勝復被詔還壯心已闌且執於

和議辭以乏糧及濠梁已破方以兵來援張

俊秦檜皆恨之

臣珂辨曰臣聞天下之難辨而易惑者惟

其迹之似也小人之讒人也固誣矣而非

竊取其似則不足以欺人也天下之人惟

知其誣而不知其所以誣汲汲乎惜其人

之不得為全人也則又即其似而求有以

蓋之嗚呼讒誣之似果終足以欺人哉欺

有時而窮則真者見矣今乃不忍於一朝

之未明而求以蓋其非使人見之曰是天  
下之公論而亦其迹之似也久而不明真  
者泯矣可以欺一時之人而不可以欺萬  
世者似也可以蓋一時之非而不可以蓋  
萬世者亦似也然則變真而讒以似雖晦  
之必彰之舍真而蓋以似雖愛之實害之  
然則輕重緩急之辨固將何擇哉以此而  
論先臣淮西之誣則逗遛違 詔之辨尚  
可緩而軋於和議之說蓋 所當先也臣

非敢先彼而後此也逗遛之罪小人之讒  
先臣也 固有甚明者證之軋和之志公  
論之蓋先臣也其說易以惑天下而亂先  
臣本心之真此臣所以先辨也先臣自金  
虜叛盟以來嘗有誓不與俱生之志獻此  
討之書奪官而不悔上謝 赦之表忤時  
而不忌抗恢復之奏則三期於潭城復唐  
之大功開屈已之議則深指於秦檜謀不  
國之不滅蕪祠之盟與將佐言者必特首

言其喋血虜庭之願蓮社之詩與緇流言者也猶不忘乎力扶王室之忠甚而抒誅翠巖勒題東松書宜興之寺壁紀湖東之軍次是皆放懷景物抒情幽曠而二聖之還三關之復其志無往而不寓造次必於君言語必於國天下至于今誦之非臣之私言也故高宗皇帝所賜御札有曰覽卿近奏毅然以恢復為請豈天實啓之將以輔成朕志行遂中興耶

又曰比降親筆喻朕至意再覽卿志

以渾瑊自期正朕所望於卿者又曰得卿奏言措置班師機會誠為可惜卿忠義許國言辭激切朕心不忘嗚呼即此以論先臣之心可以逗遛之說誣之手讒人之進言也豺狼之威踞乎其前軒冕之念勃乎其中勢不得不枉它人而庶幾尺蠖之一伸也誠又念夫威未至於極則人心之公論不可誣也則亦盡求其似而

之乎先臣位三孤開兩鎮運籌樞府視秩  
相庭其爵穹矣其位隆矣其祿厚矣則吾  
加以志得意滿不復爲 國遠圖之 人  
庶幾信之而猶懼其言之不足以欺人也  
則先稱以敢毅又稱以有功名之志終則  
以爲先臣之平昔不應有是抑使天下之  
淺心者從而窺之徒見其爵之誠穹位之  
誠隆祿之誠厚則亦竊意其遠圖之怠非  
復前日而我言之或信刻騰六矣貫穿一

辭先後皆是言也天下之人惟其不知淮  
西之事顛末甚明具在 御札而惑於讒  
人之似意其或有是也則深愛先臣之忠  
而惜其不得以全其忠乃深思而旁求之  
則曰朱仙之戰也兩河忠義同爲禦寇虜  
酋腹心皆受密約兀術奔京而郤走韓常  
遣使而請降功垂成而亟班師反墜於茲  
臣通虜之約或者其壯心已闕而不前乎  
既美而疑之則又曰河南之復也彼統先

料其叛盟矣抗疏而言之因表而見之漫  
不我聽故地復失前轍可觀而又惟屈已  
之是求或者軋於和議而不至乎嗚呼是  
二者之說無一而可也抑皆竊取先臣之  
似而不忍於一朝之未明且莫知其議之  
實不然也是求以蓋先臣之非而適所以  
益先臣之非求以明先臣之忠而適所以  
累先臣之忠者也委質而事 君抑君有

命而謂五志之闡且咎其不聽已驗之說

嚴詔沓至跬步不易是可謂之忠乎如是  
則止沸而揚湯救火而抱薪尚何非之可  
蓋抑臣致之虜之犯淮西也烽警方騰羽  
檄未至淮西蓋非先臣分地也疑若可以  
晏然矣使小丈夫處此則曰吾惟求保吾  
境盡吾職而已何暇以議其它而先臣激  
發忠憤首抗奏疏歷數虜酋之不道願備  
戎車之先驅請會諸將擊賊以必成功快  
卿也嘗曰昨得卿奏欲合諸帥兵破敵



見忠謹許一國之意嘉歎不已今虜犯淮  
西張俊楊沂中劉錡已并力與賊相拒卿  
若乘此機會亟提兵會合必成大功此蓋  
奏至之第一札也然則東下會合蓋因  
先臣之請而許之 奎畫煌煌匪臣所得  
而託言也况是時先臣未奉出師之 詔  
既思虜穴必虛乞擣 京洛以制其弊又  
恐急於退虜乞出靳黃以議攻卻其拳拳  
憂 國至於一日而兩奏載在 御札尤

爲明著初未嘗以非已責而自安也今有  
巨室焉紀綱左右各司其職適有外侮而  
他僕越職以求禦且復殫智慮竭謀畫以  
爲應之之策則必其愛主之心特切而衛  
上之志甚勤使其主從而聽之促之以前  
則反傲然而不行是豈人之情哉使其謂  
主不已知則勿請所以請者則其無是心  
也是僕也非病狂喪心安肯自請而自止  
以激其主之怒哉即小而論大則先臣之

無是二者之心也則亦無是請也有是請也則逗遛之誣也亦可迎刃而解矣况夫臆度之說孰如親見之審疑似之迹孰如已行之驗十年冬司農少卿高穎自陳欲裨贊岳飛十年連結河朔之謀措置兩河京東忠義軍馬為攻取計蓋已在朱仙班師之後也使壯心果闌則穎肯為此請耶丁一年秋先臣行楚州按兵俊將城楚而先臣曰吾曹當戮力以復中原何至為城守計耶卒以此忤俊蓋已在淮西援濠之後也使執於和議則先臣肯出此言耶吁亦明矣然猶不可不申之以辨也何則張憲之獄在行府鍛鍊極矣而無一語以及先臣所誣以通書者先伯臣雲也張俊一紙之奏方上而秦檜遽下先臣於獄初無可訖之事也按坐兩月廷尉不知所問反而思之相臺嘗有是六奏也又其中逗遛之說或可以致其罪也乃劄下制獄

今以此語詰先臣雖先臣之辨甚明而莫  
之省也王俊所告非此也張憲自誣亦非  
此也即初揆終了不相涉先臣何罪而至  
此哉先臣之就逮乃十月之十三日而此  
劄之下乃十二月之十八日其間相距兩  
月秦檜之所以旁求而成其罪者蓋無所  
不至矣而僅能得此又安可以不辨臣按  
先臣被罪尚書省 勅牒之全文曰淮西  
之戰一十五次被受 御札坐觀勝負嗚

呼 御札之有十五固也抑不觀其時乎  
前奏未上而後 命脊至出師之 命雖  
在正月而至以二月九日時先臣以寒嗽  
在告即以十一日力疾出師故十九日  
御札有曰得卿九日奏已擇定十一日起  
發往蘄黃舒州界以此見先臣之出師實  
無留滯奉 詔三日而行爾自鄂而蘄黃  
自蘄黃而舒廬皆以背嵬親爲先驅虜方  
在廬望風退遁還軍於舒復來窺濠又次

定遠虜復引去蓋三月之中旬也是時先  
臣聞 命即行首尾僅月餘往來道里不  
止數千計其時日亦可見矣而徒以其  
詔之多而罪之哀哉先臣之不幸也檜之  
所以誣先臣者以稽違 御劄臣不敢以  
它證請以檜所誣者證之先臣淮西之誣  
其目有四一曰逗遛違 詔二曰辭以乏  
糧三曰不攜重兵四曰緩於救濠臣請舉  
而枚辨之逗遛軍次以違 詔檜之誣也

而十九日 御劄之連文曰聞卿見苦寒  
嗽乃能勉爲 朕行國爾忘身誰如卿者  
然則先臣之所謂逗遛者何在况請會兵  
而破敵先臣實啓之苟憚於行則何爲上  
刻 奏以自形其怯乎故 獎諭之 詔  
曰淮東之軍且出其後沔鄂之衆復來自  
南合吾仁義之師當彼殘暴之寇則先臣  
非逗遛矣託乏糧以拒 詔亦檜之誣也  
而三月十三日之 御劄有曰卿聞 命

即往廬州遵陸勤勞轉餉艱阻卿不復顧  
問必遺其行非一意許 國誰肯如此然  
則先臣之所謂託者何在况請漕臣而從  
軍先臣實啓之苟志於託則何至召它人  
以自窺其僞乎故 褒嘉之劄又曰 中  
興基業在此一舉卿之此行適中機會則  
先臣又未嘗它辭矣先臣奉 詔出師以  
大軍爲緩親以背嵬騎兵爲之先驅其赴  
援之急亦可知也而俊乃譖先臣以攜兵

爲寡曾不知南薰門之戰以八百人破王  
善五十萬者先臣也朱仙鎮之對壘以五  
百騎破兀朮十萬者亦先臣也况背嵬之  
士先臣之親軍也穎昌朱仙皆以是軍取  
勝而八千餘騎亦不可謂寡矣是時俊命  
楊沂中以全軍敗濠之餘虜而遇伏大敗  
殿前之兵幾殲焉亦宜乎其以先臣之兵  
爲寡也俊旣素懷怯敵之心而反以寡病  
先臣不亦哀哉兀朮旣遁先臣還軍舒州

以俟 進止而兀术用鄧瓊計復窺夔州  
三月初四日先臣聞警不寐 詔麾兵而  
救之兀术蓋以初八日破濠而先臣先四  
日已赴援矣則警報固未上 聞而 詔  
命亦未至其時日之序又可攷也而俊乃  
譖先臣以救濠爲緩曾不知李成據襄陽  
聞軍至而遽遁者先臣也劉麟寇廬州見  
岳懌而亟走者亦先臣也况兀术朱仙之  
屢敗韓常長莫之乞降皆已望風靡服且

先 詔而赴援蓋亦不可謂緩矣是時張  
俊以大兵駐黃道去濠六十里而不能救  
無以藉口亦宜乎其以先臣之兵爲緩也  
俊旣坐收退虜之功而反以緩譖先臣其  
寃抑甚焉俊蓋初以前途糧乏誤先臣而  
先臣不聽鼓行而進及 御劄有不復顧  
問之語俊意先臣漏其書之言于上而  
譖害之意成矣當時先臣得罪尚書省

初... 夫... 一...

之遺先臣書稱前途之懼以誤先臣者亦  
備載不遺蓋亦自有不能揜也万俟卨患  
獄之不竟遂命元龜年以行軍之時且雜  
定之檜乃先收御劄于左藏南庫將城  
其迹幸而終未混於亮燭故其次第時日  
猶有攷也宸翰之首臣故復以甲子繫  
日而不敢以重復為嫌蓋欲其昭明而易  
見試即而驗之初未嘗有暇日也奈何謂  
之逗遛至於王次翁之叙紀其為誣罔尤  
為昭灼方元术之來張俊以兵拒于柘臯  
蓋已逼江矣先事深入之謀果何在先臣  
駐兵江夏未嘗在淮西也親劄十五拜  
而增其二社稷存亡在卿此舉之詔玩  
未嘗有也奉詔移軍三十里而止自鄂  
而廬自廬而舒自舒而濠果三十里乎身  
居政地嘗如不知而徒以口舌置於於  
地先臣真不華哉臣竊惟高宗皇帝南  
渡未嘗略未嘗頃刻忘故一日而後

者有之一事而降數 旨者有之隨鄭襄  
陽之戰 御劄凡四淮西宛葉之捷 御  
劄凡七虜人叛命 再寇河南復故疆 援劄  
錡首尾兩月餘奉 御劄者又二十有三  
焉豈獨以拜 命之多而謂之逗遛乎寬  
哉先臣之忠如此而不得白此臣所以泣  
血而辨千載而下信史庶乎其有攷也臣  
重惟先臣得罪之後秦檜使其親黨王會  
搜刮囊橐自 尚方所賜之外無僭若之  
儲 賜書數篋先已舉而束之左藏南庫  
非惟 龍翔 鳳翥之文秘而不耀而一  
時 廟謨所以密授先臣者殆泯沒而無  
聞於世先父臣霖猥蒙 親擢攝貳匠監  
露章陳 請願復 賜還 孝宗皇帝慨  
念故臣亟降 俞旨此臣家之所以復得  
寶藏而竊窺 神筭于 雲章之表臣按  
秦檜當時之醜禍也蓋欲屏去先臣所拜  
之 宸翰如秦宗禮所被之 詔以泯其



迹而使先臣之忠終於莫辨何以言之  
宸章 聖畫固非人間所得而易見先臣  
幸以尺寸功攀附依乘故得拜此 寵渥  
誠使得罪亦當上之 秘府與 天球河  
圖竝寶而無窮檜乃敢寘之有司之藏其  
不臣之心亦可見矣一時指爲先臣之汚  
秘衛不恪迄今蠹魚蝸牛之侵雖重飾而  
嚴護猶有遺迹臣每捧讀輒哽涕而不自  
勝抑猶有大幸者淮西一十五 劄竝存  
而不失爾故臣得以逐時日叙次第而刊  
之石以傳萬世不然則先臣之誣尚何以  
爲據依而辨之嗚呼檜雖欲泯之而天  
不泯之是留以 賜臣家而使先臣之事  
有所據依而辨明也哀哉

鄂國金佖粹編卷第二十三

孫奉議郎權發遣嘉興軍府兼管內勸農事岳珂編進

籲天辨誣卷之三

山陽辨

紹興十一年八月九日甲戌臣寮上言伏見  
樞密副使岳飛比與同列按兵淮上公對將  
佐謂山陽為不可守沮喪士氣動搖民心遠  
近聞之無不失望此邦於邊面最為要害蓋  
捍禦所當先者而其議論乃爾莫曉所謂他

日見士大夫則又二三其辭忠於謀 國者  
固如是乎茲者入覲 行朝力辭使命雖已  
勉徇所請而充位廟堂自若也夫廟堂筭略  
所從出使飛所為悉如山陽之事豈不上誤  
注倚又言臣近者嘗抗章論列樞密副使岳  
飛過咎不一乞行罷免 陛下眷遇大臣務  
全終始至今寂然未聞 處分臣待罪言路  
有不得而已者其他不復縷陳姑以近日一  
事言之楚州外扼賊營內藩 王室實淮上

要之地所當悉力捍禦不可忽也前此大  
帥是臨為備頗嚴虜不得犯民以安處廼者  
帥臣入登廟堂而城郭兵革固自若也 陛  
下軫念邊疆 宵旰以之亟命飛等出使措  
置其事自應仰體 淵衷過為之防而乃宣  
言於衆以楚為不可守夫所謂不可守者城  
不堅乎兵不衆乎地利不足恃乎城之不堅  
葺之可也兵之不衆益之可也若以地利為  
不足恃則相持累年了無踈虞其效明甚質

之以三說飛之所言妄矣況吾之所恃以爲  
險者大江而已若不守楚使虜得以衝突則  
大江之險遂與彼共之 朝廷雖欲一日奠  
枕其可得乎飛任隆兵樞安危所賴而謀  
國不令乃至於此尚俾參贊 廟謨其不誤  
事者幾希又言飛昨來被 旨起兵則固藉  
嚴詔略至龍舒而不進茲者銜 命出使則  
妄執偏見欲棄山陽而守江以飛平昔不應  
至是豈其忠衰於 君誠如古人之謂耶又

言臣比論列樞密副使岳飛之罪章已三上  
陛下尊寵樞臣眷眷然惟恐傷之姑示 優  
容未加譴斥臣謬當言責安可但已況其間  
一二事大虧忠節若堅拒 明詔不肯出師  
以玩合肥之寇首爲異議不務保城以捐山  
陽之地又言聞飛近同張俊往淮東措置軍  
事飛嘗唱言山陽之不可守軍民接應幾指  
朱議以謂 朝廷欲棄山陽所幸俊正其言  
紛紛遂定不然使飛言遂行則幾失山陽後

雖新非何益也豈非飛之意可以誤國乎  
未謀國不忠者其効必至於誤國飛實  
有焉若使尚質樞機終恐有誤委任物論  
籍籍其失人之望如此又言臣嘗論楚州不  
可不固守又論岳飛等不和各植黨與有違  
陛下更制之初意臣初止聞時議欲不守兩  
淮而不知主其議者為何人止聞岳飛不和  
不知所以致不和之由者為何事於是力採  
輿論而後知其原皆出於岳飛一人而已何  
則自去秋入 覲便為保江之說且欲移  
屯於九江置兩淮於度外有識聞之莫不蹙  
駭暨 擢登宥密與張俊同之楚州措置軍  
事 陛下深思遠慮其 付託顧亦重矣方  
俊欲繕治楚之城也而飛輒沮之欲經營兩  
淮要害是都也而飛又以為不可置不知飛  
之意果何如而至於此耶

能充中興少康日 紹興甲子年秋起兵

言權安國使岳

雖新非何益也豈非飛之意可以誤國乎  
未謀國不忠者其効必至於誤國飛實  
有焉若使尚贊樞機終恐有誤委任物論  
籍籍其失人之望如此又言臣嘗論楚州不  
可不固守又論岳飛等不和各植黨與有違  
陛下更制之初意臣初止聞時議欲不守兩  
淮而不知主其議者爲何人止聞岳飛不和  
不知所以致不和之由者爲何事於是力採  
輿論而後知其原皆出於岳飛一人而已何  
則自去秋入 觀便爲保江之說且欲移  
屯於九江置兩淮於度外有識聞之莫不蹙  
駭暨 擢登省密與張俊同之楚州措置軍  
事 陛下深思遠慮其 付託顧亦重矣方  
俊欲繕治楚之城也而飛輒沮之欲經營兩  
淮要寧越都也而飛又以爲不可臣不知飛  
之意果何如而至於此耶

能先中興少廢日 紹興甲子年秋七月

言權安副使岳

淮地守大江以南且飛提重兵十萬無橫草  
之勞倡言棄兩淮以動 朝廷此不臣之漸  
也癸丑宰執奏事 上曰山陽要地屏蔽淮  
南無山陽則通泰不能固賊來徑趨蘇常豈  
不搖動其事甚明比遣張俊岳飛往彼措置  
戰守二人登城窺視飛於衆中倡言楚不可  
守城安用修蓋不堅戍山陽厭久欲棄而定  
之飛意在附會以要譽故其言如此 朕何

賴焉秦檜曰

之言乃至是中外或未

知也八月時樞密使張俊副使岳飛皆在鎮  
江府而又諫議大夫万俟卨等論飛罪以謂  
今春虜騎犯淮西張俊全師遇敵趨飛來援  
而飛固稽 嚴詔略至舒蘄而不進比與俊

按兵淮上又執偏見欲棄山陽而不守致誼  
外議所幸俊止其言紛紛遂定於是飛上章  
丐罷甲戌以為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充  
萬壽觀使飛既罷而俊獨留鎮遂為備軍  
野史傳曰 紹興十一年秦檜

行次鎮江時韓世忠人馬入教場俊欲分其  
背嵬飛曰不可今 國家唯自家三四輩以  
圖恢復萬一 官家復使之典軍吾曹將何  
顏以見之俊大不樂及至楚州俊謂飛曰當  
修城守飛不答者久之俊屢強問亦勉答曰  
吾曹蒙 國家厚恩當相與戮力復中原若  
今為退保計何以激勵將士又不樂語頗侵  
飛遂遷怒於二侯兵以微罪斬之飛懇救數  
四不從俊歸遂倡言飛議弃山陽專欲保江  
檣風諫臣羅汝楫彈 之會飛亦自請解兵柝  
遂為萬壽觀使

臣珣辨曰臣聞自古小人之誣忠良必先  
覆護其所短者反以加之庶幾上以欺當  
時下以欺後世忠良被誣而其所短則覆  
護不露矣袁盎以通 吳受按於鼂錯而吳  
反則請誅錯者錯被誅而盎之迹可掩也  
翟方進以厚導于長敗露而輒條長所善  
者所善被黜而方進之愧可謝也先臣山



陽之役何以異此且臺評之所以爲說者豈非謂先臣欲棄山陽而保江耶是說也張俊實倡之秦檜實主之俊之倡之也所以欺當時檜之主之也所以欺後世欺當時者所以欺國人以及其君也欺後世者不惟欺其君而又託之君以爲說也嗚呼小人之誣忠良乃如是其可畏哉且怯敵以退保者誰乎豈非張俊耶激於先臣當勦力以圖剋復豈可爲退保計之

言自知其中心之素不可掩匿故倡爲欲棄山陽保江之說以誣先臣而万俟卨羅汝楫從而和之市三傳而有虎矣曾不知以併亡無益辭趙鼎楚州之援者此俊也畏劉麟之鋒而欲棄盱眙之屯者此俊也大駕親征而以墜馬傷臂爲辭趙鼎欲誅之者亦此俊也俊平日之勇怯不可掩如此况是時遷怒於二侯兵之不辜俊之憾深而俊之迹見矣是其倡爲此說以欺

當時而上及其君者所以自蓋其怯敵  
欲退保之罪因不平其軋已而嫁禍於先  
臣以自附於檜也欲畫淮以和戎者誰乎  
豈非秦檜邪檜欲和戎以踐宿昔之盟而  
先臣不死恐壞其議故謀置先臣於死地  
猶慮萬世之議已乃撰爲玉音以實其  
罪耳曾不知異時諸將竝入版圖半上職  
方亟請班師者此檜也淮西虜遁將議遂  
北而召諸將拜以樞筦者此檜也通書虜  
酋主畫淮之誓者亦此檜也使先臣少貶  
其說則與檜意合矣尚何後患之有况熊  
克中興小曆稱宰執奏事而有此玉音  
以此觀之檜自述此玉音於史臣俾之  
記之欲以欺後世而又託之君者所以  
自蓋其畫淮和戎之罪因懼其爲已禍而  
駕說於先臣以併誣其君也且建炎  
四年張俊嘗以虜人擾江東西爲慮而命  
先臣守鄱陽矣而先臣之言曰山澤之郡



諸關河北不歸則河南未可守諸關不獲  
則燕雲未可有夫先臣知守河南在於先  
守河北知守燕雲在於先守金坡諸關則  
弃山陽而守江者是又先臣之謀乎一先  
臣也豈有智於前而愚於後明於建炎  
而闇於紹興者哉是雖三尺之童亦知  
其決不然也原先臣之心有進擊而無退  
保有規恢而無控守其說曰中原者吾家  
之堂奧也皇天之全付祖武之肇造  
不可一日忘也先臣立謬以爲保淮之  
說是亦無志於中原而已故因復襄陽  
璽書賜問則自請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  
原爲長久之策因議大舉親書密奏則願  
期三年盡復故疆以報及謝講和之赦  
則陳其唾手燕雲之誓跋屯田之劄則  
又見其尊強中國之心至於簡在上心  
形諸賜劄者有曰其或襄鄧陳蔡有機  
可乘即依張浚已行事理從長措置亦

平日之志也又曰已

親劄喻卿乘此機

會提兵合擊必成大功副卿素志又曰若

得卿出自舒州與韓世忠張俊等相應可

望如卿素志先臣此心信於

淵衷布於

天下昭如日星不可揜晦是豈區區爲守

江之謀者然則俊也檜也方行其厚誣忠

良之計而又思所以自覆其迹欲加之罪

豈容無辭此棄山陽而守江之說所以斷

斷然加諸先臣涕血也雖然俊之欺當時

其筆一行先臣已死矣言猶在耳山林

之史有放則俊雖能欺一時而不能欺萬

世也檜之欺後世而山林之史信之安知

異時國史之不書乎臣又可以不辨乎

借使如臺評之論以謂先臣是時功名之

志已衰則臣抑有辨焉方先臣之罷樞筥

也以是六疏也而制詞有曰奮勇許

國黜趙士之曼纓厲志圖功撫臧否之鳴

劍夫臧官者靈臺之臣也抵禦賊寇志

伊吾之北先武才閉關謝虜以柔道理天下而宮之志未之伸焉豈非高宗皇帝念先臣之志而所以諭詞臣者其指有在乎使先臣果嘗倡棄淮之說而得罪則與宮之事豈不大相矛盾繇是推之上必不以此疑先臣而亦必無此玉音也然克之小曆信之臣不以它說與克辨特以克所載者與克辨克之書曰紹興二十六年五月左僕射沈該監修國史自秦

檜專政以來所書聖語多出已意有非玉音者該以爲不足以垂大訓乃奏刪之而取國史所書聖語通三十年纂爲中興聖語是檜專政之時敢於矯爲亦明矣如檜之說則中外皆知先臣無楚不可守城安用修之說矣而乃謂對人之言上何由得之是日宰執奏事而玉音及此豈非檜以爲已所親聞而諭之末臣者乎曰中外或未知者以舉世知無此

語而欲以 玉音欺後世也該所謂參以  
已意者豈不謂是然克既知之而又復據  
之者豈不曰是不見刪於聖語之書則或  
者其有此也殊不思該之竝相者誰乎万  
侯高也高主鍛鍊先臣之獄者也其肯刪  
之乎又如克所載 紹興十一年十月戊  
子秦檜乞追人證張憲事而 玉音有曰  
刑所以止亂若妄有追證搖動人心非用  
刑本意 紹興二十二年四月癸亥秦檜  
奏以王俊彈壓先臣軍有功乞改差總管  
而 玉音又曰岳飛當時欲具舟入川有  
統制官說諭諸軍乃止是二人者或出於  
遷就以自蓋或出於假託以自證者也何  
以明之 三朝北盟集之載謂先臣下吏  
上初不許檜實矯 詔輿致大理而野史  
之載戊子 玉音乃在戊寅蓋制勘院之  
請欲召先臣父子對吏 上疑其不然而  
弗許故有此 玉音也臣按先皇之下吏

實十月之十三日其日則戊寅也野史此  
盟之載若合符契則檜之矯 詔信矣而  
檜乃易寅之一字爲子而移之於十日之  
後且復以乞追人爲辭而不明言其爲何  
人是豈非遷就以自蓋其罪乎先臣在淮  
西被 詔入 朝蓋未嘗至鄂而徑趨  
在所遂拜樞筦出按楚州又未嘗至鄂而  
徑還西府遂奉內祠至十月而後有張憲  
復主軍之謗然則先臣身在 轂下何繇

而有具舟入川之謀乎况王俊受告計之  
賞先臣被通書之誣初無彈壓說諭之事  
也使苟有此則當時治獄吹毛洗垢豈無  
一言及者是豈非假託以自證其欺乎觸  
類而觀之則檜之沒先臣之功而重先臣  
之罪託爲 玉音者詎可勝述而該之不  
剛者亦有以也至於商之二疏克之斯據  
皆出於孫觀誌墓之文觀以諛墓取足  
是非至以得不償願作於諛罵



明清之錄天下傳以爲笑在臣不覺深痛  
而其誌韓世忠墓直謂先臣爲跋扈而僂  
之范瓊臣故不能無說焉夫人之賢不肖  
天下固有公論而非一人之私可以臆決  
也夫呂頤浩之元勳而呂惠卿之誤國  
莫儔之附虜其爲人皆不待言而見而觀  
之序惠卿則謂魁名碩實爲世大儒而自  
願記名於其文誌莫儔則惜其投閑置散  
老死不用而謂廟當爲非是其識固可想

矣而於頤浩則直指爲山東噉棗粟一耳  
是豈復有是非之公哉觀之取舍如此則  
詆先臣以跋扈固無怪者克蓋心惑乎沈  
該之不刪而目眩乎孫觀之所誌則小曆  
之作所謂中心疑者其辭枝矣嗚呼先臣  
山陽之誣後以自蓋其怯敵而倡之檜以  
自覆其和戎而成之觀以苟揜万俟卨之  
惡希筆之克以輕信孫觀之誌而述之究  
其心之不善也使識者熟察

矯誣覲克之載記則先臣之誣庶幾有辨  
之者

鄂國金佗粹編卷第二十三

鄂國金佗粹編卷第二十四

孫泰議郎權發遣嘉舉府兼管內勸農事岳珂編進

顛天辨誣卷之四

張憲辨

王明清揮塵錄曰壬子歲仕寧國得王俊所  
首岳飛狀于其家云左武大夫果州防禦使  
差充京東東路兵馬鈐轄御前前軍副統制  
王俊右後於八月二十二日夜二更以來張  
太尉使奴厮兒慶童來請俊去說話俊到張

太尉衙令虞候報覆請俊入宅在蓮花池東  
面一亭子上張太尉先與一和尚何澤一秉  
燭對面坐地說話俊到時何澤一更不與俊  
相揖便起向燈影暗處潛去俊於張太尉面  
前唱喏坐間張太尉不作聲良久問道你早  
睡也那裏睡得着俊道太尉有甚事睡不着  
張太尉道你不知自家相公得出也俊道相  
公得出那裏去張太尉道得衢婺州俊道既  
得衢婺州則無事也有甚煩惱張太尉道恐  
有後命俊道有後命如何張太尉道你理會  
不得我與相公從微相隨 朝廷必疑我也  
朝廷教更番 朝見我去則必不來也俊道  
向日范將軍被罪 朝廷賜死俊與范將軍  
從微相隨俊元是雄威副都頭轉至正使皆  
是范將軍兼係右軍統制同提舉一行事務  
心懷忠義到今 朝廷何曾賜罪太尉不須  
別生疑慮張太尉道更說與你我相公處有  
人來教我救他俊道如何救他太尉道我

人馬動則便是救他也俊道動後甚意思張  
太尉道遮裏將人馬老小盡底移在襄陽府  
不動只在那裏駐劄 朝廷知後必使岳相  
公彈壓無論俊道太尉不得動人馬若太尉  
動人馬 朝廷必疑岳相公越被罪也張太  
尉道你理會不得若 朝廷使岳相公來時  
便是我救他也若 朝廷不肯教相公來時  
我將人馬分布自據襄陽府俊道諸軍人馬  
如何起發得張太尉道虜劫舟船裝載步人  
老小令馬軍便陸路前去俊道且看 國家  
患難之際且更消停張太尉道待我做則須  
做你安排着待我教你下手做時你便聽我  
言語俊道恐軍中不伏者多張太尉道誰敢  
不伏傅選道我不伏俊道傳統制慷慨之人  
丈夫剛氣必不肯伏張太尉道待有不伏者  
都與勦殺俊道遮軍馬做甚名目起發張太  
尉道你問得我是我做一件 朝廷文字  
教起發我須教人不疑俊道太尉去襄陽府

敵面張相公遣人馬來追襲如何張太尉道  
 必不敢來趕我投他人馬來到遮裏時我已  
 到襄陽府了也俊道且如到襄陽府張相公  
 必不肯休繼續前來收捕如何張太尉道我  
 何俊道若番人探得知必來夾攻太尉  
 南面有張相公北面有番人太尉如何處置  
 張太尉冷笑我別有道理待我遮裏兵纔動  
 時使人將文字去與番人萬一支吾不前教  
 番人發人馬助我俊道諸軍人馬老小數十

萬襄陽府糧如何張太尉道遮裏糧盡數着  
 船裝載前去郢州也有糧襄陽府也有糧可  
 喫得一年俊道遮裏數路應副錢糧尚有不  
 前那裏些小糧一年已後無糧如何張太尉  
 道我那裏一年已外不別做轉動我那裏不  
 一年教番人必退我遲則遲動疾則疾動你  
 安排着張太尉又道我如今動後背鬼遊奕  
 伏我不伏俊道不伏底多張太尉道姚觀察  
 背鬼王剛張應李璋伏不伏俊道不知如何

張太尉道明日來我遮裏聚廳時你請姚觀察王剛張應李璋去你衙裏喫飯與說我遮言語說道張太尉一夜不曾得睡知得相公得出恐有後命今自家懣都出岳相公門下若諸軍人馬有語言教我怎生置禦我東則東隨他人我又不是都統制 朝廷又不曾有文字教我管他懣有事都不能管得至三更後俊歸來本家次日天曉二十三日早衆統制官到張太尉衙前張太尉未坐衙俊叫却姚觀察於教場內亭子西邊坐地姚觀察道有甚事大哥俊道張太尉一夜不曾睡知得相公得出大段煩惱道破言語教俊來問觀察如何姚觀察道既相公不來時張太尉管軍事節都在張太尉也俊問觀察將來諸軍亂後如何姚觀察道與他彈壓不可教亂恐壞了遮軍人馬你做我覆知太尉緩緩地且看國家患難面道罷公散去更不曾說張太尉所言事節俊去見張太尉唱贊張太

驢道夜來所言事如何俊道不曾去請王剛  
等只與姚觀察說話來覆太尉道恐兵亂後  
不可不彈壓我遊奕一軍鈴束得整齊必不  
到得生事張太尉道姚觀察賣弄他人馬整  
齊我做得到穩也你安排着俊便唱喏出來  
自後不曾說話九月初一日張太尉起發赴  
樞密行府俊去辭張太尉道王統制你後面  
麤重物事轉換了着我去後將來必不共遮  
遮一題你收拾等我來叫你重念俊元係東  
平府雄威第八長行因本府闕糧諸營軍兵  
呼千等結連俊欲劫東平府作過當時俊食  
祿本營不敢負於國家又不忍棄老母遂  
經安撫司告首奉 聖旨補本營副都頭後  
來繼而金人侵中原俊自 靖康元年首從  
軍旅於 京城下與金人相敵斬首及俊口  
內中箭射落二齒奉 聖旨特授成忠郎後  
來並係立戰功轉至今來官資俊盡節仰  
朝廷命來張太尉結連俊起事俊不敢負於

國家欲伺候將來赴樞密行府日面詣張相  
公前告首又恐王太尉別有出入張太尉後  
面別起事背叛臨時力所不及使俊陷於不  
義俊已於七日面覆都統王太尉訖今月初  
八日納狀告首如有一事一件分毫不是乞  
依軍法施行兼俊自出官已來立到戰功轉  
至今來官資即不曾有分毫過犯所有俊應  
干告 勅宣劄在家收附外有告首呼干等  
補副都頭官繳申外庶曉俊忠義我不曾作過





建康也俊令就行府取勘王應求請曰樞密院史無推勘法恐壞亂祖宗之制力辭俊從之遂命應求推勘獄成送大理寺俊小名喜兒濟南府人范瓊領兵京東俊爲劊子

臣珂辨曰嗚呼張憲之事臣尚忍言之哉夫天下之理固有跡非相關而其始終乃相須而後明者張憲之事是也即首狀而觀獄成了無干涉王明清之所錄亦既明矣臣於此而尚容喙焉不幾於費辭者嗚

呼臣之辨豈得已哉反覆當時之事痛心疾首欲讀不忍欲棄不敢哽涕呼天而畢此辨而謂臣爲費辭乎夫先臣之事著於人心信於天下書於國史傳於野錄皎然甚明而臣區區之四辨又詳明而深究固不待多言矣通書之迹不惟荒謬不根託於已焚之無攷而不足以欺天下後世臣猶有可證而甚不誣者足以根之獨張憲以列校奮身忠義自許爲先臣之愛將而一時被誣銜恨地下雖復官恤孤嘗被昭雪之殊典已足以垂信于萬世而覩縷之迹尚未能昭明布宣使無一毫之憾門閥湮替卓錫無所子孫流離餬口何在縉紳之公議以其微而不及朝廷之優恩以其久而遂廢九原之下欲愬莫能或者因其迹之未明而竊意其罪之在憲而先臣莫之知也故謀還飛掌兵而已副之說載於林泉野記百姓皆晝夜不安之說載

呼臣之辨豈得已哉反覆當時之事痛心疾首欲讀不忍欲棄不敢哽涕呼天而畢此辨而謂臣爲費辭乎夫先臣之事著於人心信於天下書於國史傳於野錄皎然甚明而臣區區之四辨又詳明而深究固不待多言矣通書之迹不惟荒謬不根託於已焚之無攷而不足以欺天下後世臣猶有可證而甚不誣者足以根之獨張憲以列校奮身忠義自許爲先臣之愛將而一時被誣銜恨地下雖復官恤孤嘗被昭雪之殊典已足以垂信于萬世而覩縷之迹尚未能昭明布宣使無一毫之憾門閥湮替卓錫無所子孫流離餬口何在縉紳之公議以其微而不及朝廷之優恩以其久而遂廢九原之下欲愬莫能或者因其迹之未明而竊意其罪之在憲而先臣莫之知也故謀還飛掌兵而已副之說載於林泉野記百姓晝夜不安之說載

於三朝北盟集大抵皆明先臣之寃而  
不明憲之寃殆以為憲果有是嗚呼臣而  
不辨誰實辨之憲為先臣之愛將而憲之  
誣未明則先臣之迹亦幾於晦矣此始終  
相須而臣之所以不容不辨也夫天下之  
情至不相遠趨安而舍危喜同而惡異人  
之情也親其親而疏其疏公其公而私其  
私亦人之情也張憲享廉車之秩居至安  
之位擊鍾而鼎食厚茵而高枕而謂其釋

此不為出狂謀以蹈不測固已非人情矣  
而謂其以謀告王俊而俊發之則其為不  
近人情尤為昭昭何則告人以非常之謀  
則其所告者必其所素知而深愛者也又  
必其至密而不疑者也謂俊為憲之所深  
愛者耶同軍而處反目如仇姦貪之迹屢  
發其蘊則固非深愛者矣謂俊為憲之所  
不疑者耶鵬兒之號著稱于軍憲為同僚  
夫豈不察則又非不疑者矣如俊之出身

豈惟軍中知之宜舉天下無不知者始在東平府告其徒呼千等罪乃得爲都頭自是以告訐爲利不問是否自出身以來無非以告訐得者鵬兒之稱實自是始使憲而愚無所知也則於異謀乎何有憲而稍有思焉則必曰彼以告訐而得此也吾可以此謀告之耶疑畏之不暇而何自以通情哉嗚呼是雖三尺童子亦知其必不然也抑猶有所謂大不道人情者而非特此

而已也觀其所首憲之與俊言亦旣委曲矣論難十餘反俊未嘗少順其說憲蓋亦少覺矣方且諄諄不已盡以心曲之謀告之漫不省其從違而加之防慮嗚呼畔逆之狂謀果爲何等事俊憲之相與果爲何等親而深信不疑屢詰不返有如此哉今夫人之欲爲非者將欲誘人以從已則必先求其可與言而不疑者而誘之又必先震其端倪鈞致其心腹發言之初必察其

人之詞色彼苟是我而從之又將察其誠不誠焉如其誠也則亦庶幾乎展盡底蘊而與之定謀矣苟其人詞色之少變或依違而縱史或微拒而遜卻則告之者必逆料其心之所不樂而未必我從也又將少隱其辭而蓋其前說雖有心曲之至隱亦不與之言矣何則以私而告人非公言也告人以公言而不從則亦公其事而已以私告之而彼不我從必有發我之私而背

我者夫人之譏人以為非而告人以私者未有不料及此者也誘之以為非且不可不慮况誘之以叛乎俊之反覆不從昭昭如彼而憲之吐露無隱諄諄如此則憲不幾於病狂喪心者即是而論則憲之謀俊之告其然耶其不然耶識者必能辨於此矣况俊之告憲也其狀有曰如有一事一併分毫不是乞依軍法施行可謂確矣而

俊言岳相公得衛婺州亦不曾言我理會  
得朝廷教更番朝見我去則不來也  
是張憲亦不曾道待做則須做你安排着  
待我教你下手做時你便聽我言語并張  
憲不曾道待有不伏者都與勦殺亦不曾  
道遲則遲動疾則疾動你安排着及不曾  
於九月初一日赴樞密行府時言向王俊  
道你後面鑿重物事都轉換了着我去後  
將來必不共遮蕙一處你收拾等我來叫  
你等語言憲委不曾對王俊言說已蒙和  
密行府勒憲與王俊對證得張憲不曾有  
上項語言已供狀了當此蓋先臣被罪尚  
書省勅牒之全文也嗚呼以當時之酷  
而太甚之妄已不能自揜矣自甘軍法之  
詞於此乎何施非檜俊力肆陷誣喻之風  
言財王俊之駑賤敢爾欺天哉噫此其  
不能自揜者也如其它所云則臣之所辨  
亦究明矣憲無一毫之罪而檜俊誣之以



夫惡濫觴之禍蔓及先臣臣安得而不伸  
籲天之一言哉至於謂先臣令孫華于  
鵬致書於憲貴令之虛申探報而謂先伯  
臣雲致書于憲貴令之壁畫措置其為不  
根尤為著明臣請不求證於它人而惟以  
王俊之首狀詰之尚書省 勅牒之備俊  
詞既與明清所載為無異而 勅牒又載  
俊之小貼子有曰契勘張太尉說岳相公  
處人來教救他俊即不曾見有人來亦不  
曾見張太尉使人去相公處張太尉發此  
言故要激怒眾人背叛 朝廷其狀末又  
書云初八日隨狀陳首則是通書之無跡  
俊之首狀既已自言之矣而行府之獄乃  
謂先臣因書以誘之何前後之背馳也鍛  
鍊之極文致以成其辭俊既無所不用其  
至制勘之命遷就以合於一槍尤擠差之  
嶮者而尚書省 勅牒所備通書之辭前  
後不一難以徧舉而皆不過曰某日遣某

人而先臣以書與憲貴當時焚燒了當又  
不過曰某日遣某人先伯臣雲以書與憲  
貴當時焚燒了當嗚呼書既焚矣是果有  
書乎此不待臣之辨也其在當時檜力成  
此獄者也而韓世忠不平之問檜僅答以  
莫須有世忠艱然曰相公莫須有三字何  
以服天下則是檜亦自知其無矣反復無  
據而後以淮西之事詰先臣先臣下吏兩  
月而始蒞為淮西之問亦可見其無以為  
罪也明清之錄謂之別無干涉可謂曉然  
矣而謂其初不 將在軍 君命有所不  
受之義則是亦疑先臣之逗遛而強為之  
說也臣之辨淮西既證以 御劄又攷以  
傳記臣之刻 宸翰既書以時日又表以  
甲子正懼夫愛先臣者求其似以蓋其非  
適足以亂真而喪實故有不容不然者使  
明清讀淮西之辨觀 宸翰之刻則自宜  
知謗書之無實而不待遷就以全先臣也

嗚呼先臣不幸而嬰讒邪之鋒其心必欲  
寘先臣於死而已汗漫無據固不暇卹也  
夷攷一時之事豈特如前數者而已哉跽  
踏兩軍之誣以威脅董先而成之比並建  
節之誣以獄逼張憲而成之環諸將而會  
議而昌言曰 國家了不得也 官家又  
不修德此豈廣坐之言哉既又謂先臣指  
張憲而曰似張家人張太尉爾將一萬人  
去跽踏了指董先而曰似韓家人董太尉  
不消得一萬人去跽踏了嗚呼蘊異謀者  
固如此乎此狂者醉者之不爲也而謂先  
臣爲之乎万俟卨之奏亦自知其無以欺  
人矣故曰張憲理會得岳飛所說只是欺  
負逐軍人馬不中用又以比並之語爲指  
斥 乘輿跽踏之語爲陵轢同列則是語  
也卨固知其不近人情矣張憲之妄供以  
鍛鍊也董先之妄證以恐脅也趙牲之申  
與遺史之載謂董先之至也檜君之至堂

曰止是有一句言語要爾爲證證了只今日便可出仍差大程官二人送先赴大理并命證畢就今日摘出繇是先下大理對吏即伏嗚呼會合以成此誣檜已諭之矣故先之至一證而出曾不淹刻則是證也又豈無所自哉第牲之以爲郾城而所載之語又非當時所誣之說爲直誤耳設使誠如尚書省勅牒之所備則先臣當時發跽肱之語董先一對先臣竊笑不應而又有後言于憲曰相公道恁言語莫是待胡做旣謂憲爲先臣之心腹則憲豈不以告先臣而先臣聞先之語亦肯貫先哉嗚呼亦明矣如以建節之年上方藝祖則董先之下吏其供說已謂曾見岳飛說我三十二歲上建節自古少有即不曾見岳飛比並語言矣此固不待臣之辨也如謂先臣丐祠罷政泊舟小堰而得張憲申綱馬之狀以乞出而不接謂先伯臣雲

諭智浹以吳玠奏乞赦張浚之例而使託  
統制等告 朝廷以免後責此皆當時吹  
毛之已甚而求釁之無所故及於此臣謂  
使誠有此亦無足辨而况於無哉按野史  
方獄之未成也秦檜自都堂退入小閣食  
柑以手書栢皮者竟日俄以小紙付老兵  
持至寺而先臣遂報死初未有 旨也嗚  
呼檜其欺 君哉何彥猷堂白先臣之非  
辜檜方錯愕而堂吏或附耳曰何不告以

宗之法廢爲文具而不之省如是則尚等  
之罪不惟留易是非鬱抑公議萬誅莫贖  
而漫不知刑律之重輕與夫 祖宗之條  
綜敢尸中司之位而董大獄之政又將爲  
申韓之罪人矣先伯臣雷當時以孩童之  
幼亦下之獄至於獄成而曰今來照證得  
岳雷別無干涉罪犯亦乞一就處分降下  
嗚呼 天陛何所而妄逮人乎旣知其無  
犯則何爲而逮之乎豈其初嘗然不省獄

成而後始知之乎酷吏之漏網宜乎發明  
清之三歎也傳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  
臭忠之不足以勝邪久矣先臣之不辜臣  
有明辨固非求它人之瑕以自解然臣之  
所以別之者蓋以公示來世而懼忠邪之  
未分也秦檜為捷辣行府代草檄書以吠  
堯而室撚實在側洪皓託為寄聲而檜變  
色之不暇通和之如私于金人驛書往來  
呢呢如家人婦子語設為不得輒易大

臣之盟不幾於脅

君乎張

檜乘

副車而擢之王循友乞加檜

賞之

不幾於異謀乎張俊不肯救趙鼎而趙鼎  
不能使車駕親征復不肯行鼎叱而去

之至平江而託墮馬傷臂遷延顧望鼎抗  
奏請誅之以警不用命此蓋不特臨軍征

討而稽期三日也利秦檜專兵之策明集  
山陽以示無越淮北向意使

君之舉實預成之蓋不特

朝廷機密事而止也此其大者爾其他如  
檜之靖康議狀存趙而俊之紹興  
李成之謀皆其欺世盜名之大者臣抑有  
攷焉按王明清揮塵錄之載議狀乃馬伸  
之文檜初不肯簽不得已而後書後乃自  
揜以爲功遂號饗富貴乙亥歲伸之甥何玘  
時伸之手藁上之檜怒竄之嶺表更化  
之後首復玘官贈以貞郎而伸之忠遂顯  
於時俊以怯敵不進益言李成之衆以誑  
天聽高宗宣諭有卿獨無功之語俊始  
恐悚承命而後乞以先臣同討賊卒之  
馬進之死張用之降與成之逃皆先臣之  
功而俊遂叨之以追責二者乃檜俊之所  
以藉口而實乃如此則其人益可見矣臣  
旣泣血辨先臣之事而終之以此使萬世  
而下知檜俊之爲人則薰蕕之類斷可識  
矣



鄂國金佖粹編卷第二十四

鄂國金佖粹編卷第二十五

孫奉議郎權發遣嘉興軍府兼管內勸農事岳珂編進

顓天辨誣卷之五

承楚辨

建炎四年十月二十七日丙申兩浙西路安撫大使劉光世奏準御筆處分承州殘虜攻圍山陽諸鎮之師逗撓不進以卿任兼將相勲望特隆已降指揮並聽節制比聞主帥寨柵皆在高郵之南去楚州尚遠勢不相

及深慮淹久致失事機唇亡之憂於卿爲重  
宜速前渡大江以身督戰庶使諸鎮用命戮  
力盡忠亟解山陽之圍一掃垂盡之虜 朕  
亦當議遣 行在大軍以爲卿援諒卿體

國必悉 朕懷十五日付光世臣契勘自八  
月二十四日遣兵渡江逼近承州至今與金  
賊大小十餘戰累獲勝捷及措置招納女真  
種類蒙朝廷察見臣所遣軍馬久住江北孤  
軍獨行 指揮臣會合岳飛王林郭仲威等

人馬臣自承 指揮日逐移文催促岳飛等  
約及二十餘次終是遷延又巧爲辭說抵拒  
會合 指揮臣已節次具因依奏 聞去訖  
若使岳飛等即時恭聽 朝廷指揮尅期前  
來則承州之賊可破楚州之圍可解乘機投  
隙間不容髮飛等遷延五十餘日遂失機會  
致貽 陛下聖慮憂勤實不勝憤憤今臣已  
將沿江應係賊馬來路嚴爲把守必不使南  
渡兼已密遣人前去承楚以來探伺賊情若

有機便可乘即便措置勦殺次奏、聞事奉  
聖旨劉光世所奏備見體 國忠勤今來楚  
州既失其通秦最爲要害萬一虜人侵犯必  
窺海道仰光世多有措置節制諸鎮誠諭協  
和一心勦力保守若無踈虞即當以功贖過  
更與優異推恩仍當切探伺如得機便即乘  
勢擊襲渡淮不得稍失機會

臣珂辨曰臣常恨先臣不幸受稽違 君  
命不進師之誣者有二 紹興十一年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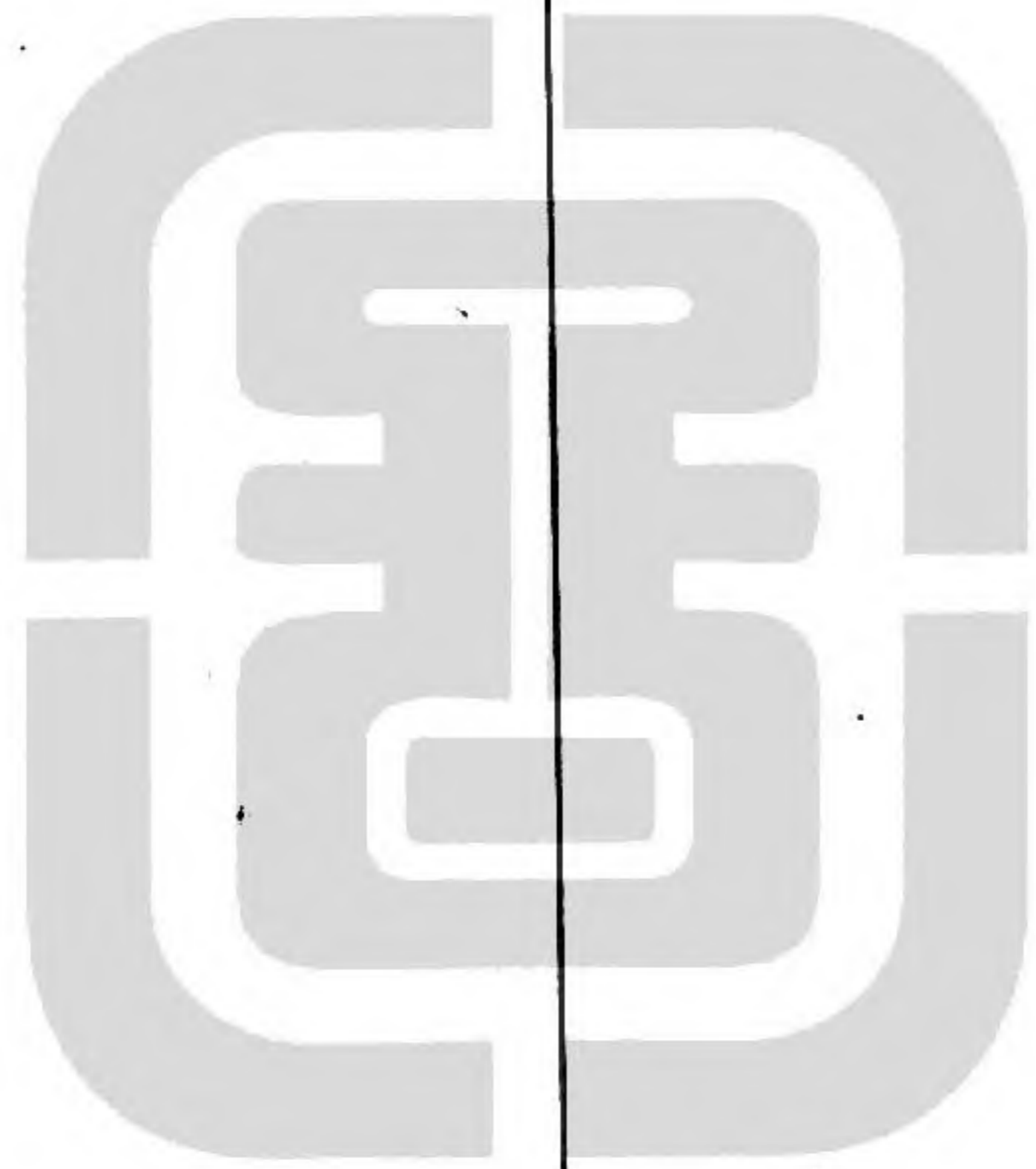
西之役與是年承楚之役是也淮西之行  
先臣勲名既高爲時忌嫉遂挂吏議以及  
於禍承楚之役先臣勲名未極權臣未用  
天聽無惑故卒以功聞然則是役也似不  
必辨而後世或以此役據爲淮西明比則  
先臣之誣不可洗矣臣故得而極論之臣  
聞覈事之同異必以時日責師之成敗必  
於主帥古今同此一揆也何則事紛於冗  
必有其證證之者時也師合於衆必有其

主主之者帥也使其不證於時則利口勝  
說各謀其身而事實淆矣不責於帥則發  
言盈庭無執其咎而軍律亂矣臣故敢以  
繫事之時日辨先臣不稟 朝命之謗而  
以節制之 專旨辨光世諉下罔一之  
奏而使 信史有攷焉方楚州之危也趙  
立告急於宥府簽書趙鼎首命張俊將師  
以行而俊方以全軀保妻子為事且自度  
無破敵之能力辭不肯至謂救立譬猶搏

虎而以併亡無益為解諉孤壘於旦夕之  
危而以為不必勤 王師之行振纓攘臂  
以拒 天命鼎卒不能使而乞與之偕以  
激之俊亦信然不顧也是時既以 命俊  
矣乃改 命光世而命先臣腹背掩擊是  
旨之下蓋八月之十九日而先臣方自  
行朝還宜興屯所將整旅以行實未至鎮  
撫諸道里驗以遲速較然甚明皆可覆究  
自六月二十九日先臣獻金陵之俘而主

月六日張俊以先臣之兵平寇于京口至  
二十日而始被鎮撫之 除先臣上 奏  
以爲臣所統之兵幾萬而營卒之孳計其  
口亦盈七萬見屯常之宜興竊聞江陰鎮

江儀檄



中  
非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者果誰乎 御前五降金字牌樞密院一  
十九次劄下坐閱兩月光世蓋未嘗一涉  
江也其視以身督戰之 詔爲何事自先  
臣以下並權聽光世節制會合救楚光世  
僅遣一軍半途而止蓋未嘗與諸鎮遇也  
其視親統全軍會合之 旨爲何說孤城  
受圍虜兵方益存亡之機蓋在趙立何在  
在山陽也救援之師並聽節制號令之出  
蓋在光世光世何在在京口也 璽書絡  
繹而促之廟堂專書而言之光世率視爲  
迂緩逮參謀一語亟止其行何其去就之  
不審也臣不敢與光世辨特兩書之以俟  
信史之攷而取證焉是非之辨當可識矣  
遷延之罪非當有歸矣臣想光世之上此  
奏也當受筆行墨之時旣以嫁答爲得策  
矣而首列 御札不知所委之事機果何  
在而吾之身果何在所 委以節制者果

何人而吾之所尤者果何人苟念及此不亦汗下而戰慄乎臣按當時同被犄角之命者王林也郭仲威也趙立也是時朝廷固知虜勢之盛而孤軍不可以決勝也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疆鄒楚之驗明矣王林自降指揮並不曾分遣一人一騎朝廷之命固言之矣郭仲威屯天長掠路人以自資尚安有鬪志趙立於重圍之中救死不贍何有於犄角如是則先臣一軍之外惟王德爾王德之在承州也其下不用命斬二校而軍益悖詈不可用僅能自守其柵蓋不敢望羶裘而彎其弓先臣獨以孤軍出屯留州之外戲下不滿數千建康之戰瘡痍未復徙屯之所賜在吳興轉餉艱阻廩食不繼僅能渡江而值秦州之匱視事一日而出屯八日而軍至不解甲而征益以秦卒又皆鳥驚魚散之餘特激於先臣之義願効死力然則

是舉也先臣奮萬死之勇急孤城之危不  
幸而陷力不足爾雖一時例被詰責而屢  
與金賊接戰備見忠勤之 旨蓋已不逃  
於 昭融之鑒故虜旣陷楚旋軼通秦  
高宗皇帝沉機淵識先料其然輒於光世  
誣奏之後特降 睿旨責光世以後効委  
之以多方措置通秦必無踈虞先臣還師  
保秦虜騎二十萬波城而陣先臣獨以扶  
傷飢羸之卒賈其勇於累戰之餘柴墟再

德河流為丹先臣率先士卒身被兩槍猶  
乘勝逐北虜旣退遁入柵先臣盡護數十  
萬之生聚保柴墟是時光世非特措置之  
責漫若不聞一兵之援亦不及於秦旣為  
分地不從 朝廷應副餉道無所從出先  
臣乃剖屍繼廩復護生聚渡之陰沙而已  
獨殿後虜雖彊盛望之而不敢邀也嗚呼  
楚旣失矣通秦之責 上之冀後效於光  
光世者何如也王德一軍之在承楚雖不



可用猶能壓境而先臣之於通泰則并與此軍亦無之矣光世之違 詔果如何哉故承楚之事無與於得罪而臣所以不憚喋喋而力辨之者誠懼此奏不明則異時循轍之誣未免於疑似之迹是以不敢不詳著

外國金佗稗編卷第二十五

外國金佗稗編卷第二十六

孫奉議郎權發遣嘉興府兼管勸農事岳珂編進

天定錄序

皇上再見園丘之嗣歲珂籲 天之善始成浮九江自春徂夏以四月哉生明抵 行在所廼齋被治普櫓越四日庚子再拜 北關下奉書付登聞鼓吏以入又八日戊申 詔出下兩省俾給事黃門紫微郎左右記注雜議五月辛未 詔中書門下以太父褒嘉之

未稱俾相吉壤裂而王之命以大器嘗在  
軍于鄂實廟食其地且至今民思遺愛於封  
為宜乃以鄂為請癸未制可六月庚戌兩  
省議始上遂以珂奏篇付史館八月辛丑宰  
掾列珂所辨伯父雲部曲張憲同時之誣請  
加旌異復詔進贈一等越明年珂歸自  
日邊抗塵南徐軍庾乃因朱墨餘暇發故篋  
得所上諸書表及廟堂施行次第恩詔

先後歷啓謝公櫝之屬釐為三卷即摭為錄

以天定名復即其意而為之叙曰嗚呼事有  
屈於一時而伸於萬世曖昧於六七十年之  
久而昭明暴白於不崇朝之頃是非人力之  
所及也天實為之傳曰人衆勝天天定亦能  
勝人信斯言也則天之與人固迭勝而迭負  
而羣逞其私雖天亦不能違之矣是不然昔  
蘇文忠公曰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智可  
以欺三公而不可以欺豚魚才可以得天下  
而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方經與國事

是太臣稱制專決狼戾虎耽廟拜極  
儀公議之士如駸狐兔而位中司者首能為  
公議一立赤幟大而公族之長樞筦之臣與  
夫微而丞郎亦有大聲疾呼以助明其寃者  
徃徃竄徙系道然登聞鼓猶日以寃狀聞  
以布衣而抗卿相甘蹈大僂而公議之喙卒  
不得而鉗也不寧惟是其在當時城狐負恃  
是非曲直變亂錯迤雖操五常反四極安之  
而不顧而莫須有三字吾猶知其曾中有隱  
然不可誣者存是人心之天未始不定顧何  
埃於六七十年之久彼雖能以其私勝乎天  
而不能以其私勝乎心則亦同乎素定而已  
矣而珂顧猶以是名其編者蓋以天理之在  
人雖勝也而未始有負雖定也而未始有變  
即人心之天以合天理之天則名編之意蓋  
在此而不在彼也嗚呼千百世而下有能哀  
夫父之忠而欲知 聖朝追襲之始末即

不直為其所以名也意焉

有攷云開禧元年十二月癸丑朔承奉郎  
江府戶部大軍倉岳珂序

天定錄卷上

進 高宗皇帝 御劄石刻表

進行實編年額 天辨誣表

進家集表

繳進奏狀

上宰執第一書

上侍從給舍臺諫書

進 高宗皇帝 御劄石刻表

臣珂言臣父先臣霖累準 國史 實錄院牒

取索臣大父先臣飛所被受 高宗皇帝御

劄手詔照用臣父先臣霖已具申本院乞候

編次成日申繳臣昨又準江州牒備準本院

牒取索臣已於嘉泰三年十一月內刻石緣

臣所刻未經進 御謹詣登聞檢院繳進者

先臣銜在旣前雪於 公朝 聖主賜書尚

於私室輒取翠珉之勒仰塵 丹宸之

觀臣珣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大父先  
臣飛早以樸忠夙逢明聖上奉指蹤之  
略粗殫禦侮之勞匹馬北方契定謀於  
談笑之頃六龍南渡倚折衝於紛擾  
之餘恭伏聖威克成微績雷霆奮擊天  
驅草竊之羣雲漢昭回日拜芝封之賜  
或稱其智謀而謂非他比或付之號  
令而俾如親行便宜悉許於外施進止  
不從於中御恢復之請輔朕委寄尤隆

忠義之氣通神褒嘉備見以至病目而護  
醫療治苦嗽而為國勉行愛切體膚  
視猶手足爰獲珍藏之祕有踰袞贈之  
榮無何謗起於焚蠅所恨疑成於市虎以  
天寵為濫予以奎畫為汙穢搜自故家束  
之左帑鸞翔鳳者羽掩跡雲霄蝸緣  
臺光積逮臣父擢登於匠監辱  
孝皇軫記於門奏雙闕之書親聆天  
行復觀宸章讒誣若有待

而明事實信無而顯天其或者重衿一念

之忠神寔司之俾辨九泉之在恭惟皇帝

陛下安民以率祖攸行遠取

成王法具傳於三聖近稽宣帝美復

合於諸臣思堯有得於見墻嗟牧幾

形於拊髀惠陵之麗鹿藻寔昭代之

宏規凡聖筆之所存皆雄斷

廟謨之攸萃丁辰有辛旣昔時授任之

難乙夜進觀或今日廣聲之臣

臣所修未經進

御謹詣

登聞檢院繳

進者孤忠許

國有死弗渝衆毀盈庭傳疑

朱白抱冤衷而上懇恃公論之久存輒因沒

地之言敬剡籲

天之奏臣珂誠惶誠懼頓

首頓首伏念臣大父先臣飛逢時艱棘奮迹

蒿萊頃因

靖康初入于

元帥府痛念中

原之淪陷遂許

先帝以驅馳忠憤所激則

瀝血以誓師甘苦必同則投醪而餉士東克

全城於建鄴西恢六郡於襄陽對豕長蛇豨

特寧弓之不敢屯蜂聚蟻俱令釋甲以自歸  
義聲雷動以風驅精騎星流而電掃腥羶萬  
幟一無攘臂之攬忠義兩河並奮揭竿之應  
玉帛指東都之會干戈潰北苑之屯 王化  
復行官儀喜見胡塵半洗彷徨汴水之黍苗  
佳氣載新感慨安陵之枳栢共後兵鋒之破  
竹安知簣土之虧山近睇故都反袂讀班師  
之 詔紛來遺老停車辭遮道之留自睽間  
遂之機旋被登極之 命屬邊陲之乏帥暨





貼黃 上表為繳 進臣大父先臣飛

家集十卷伏候

勅旨事

繳進奏狀

承務郎新差監鎮江府戶部大軍倉臣岳珂  
右臣珂輒瀝血誠仰干 天聽退思僭越甘  
俟 典刑伏念 臣大父先臣飛際遇 高宗  
皇帝依乘風雲獲附勲籍中更讒誣雖蒙  
朝廷昭雪錄用然尚未經 褒贈臣父先臣

霖累準 國史實錄院牒取索所被受 御

札手詔及行迹事實著述文字重以流離之

餘故傳散漫掇拾未備嘗以命臣俾終其志

臣不量竄陋涉筆五年刊集纂脩粗明梗槩

今來所刻被受 高宗皇帝御札手詔七十

六軸釐為十卷所修大父先臣飛行實編年

六卷籲 天辨誣五卷通叙一卷并家集十

卷已於嘉泰三年十一月刊修了畢竊緣臣

上件文字未經進 御謹各奉隨 進表一

通彙封躬詣 天庭上進伏望 聖慈特賜

睿覽降付尚書省施行臣冒犯 天威罪當

萬死謹錄奏 聞伏候 勅旨

貼黃 奏為臣繳進 高宗皇帝御筆

手詔石刻十卷并臣大父先臣

飛家集十卷行實六卷籲 天

辨誣五卷通叙一卷并隨 進

表三通伏候 勅旨事

上宰執第一書

四月 日承務郎新差監鎮江府戶部大軍  
倉岳珂謹齋沐裁書再拜獻于 某官閣下  
珂聞之古之所謂大臣者其事業足以格天  
其利澤足以及人前乎百年後乎百世皆足  
以蒙其深仁厚澤蓋其大公至正以天下之  
心爲心以天下之耳目爲耳目無阿毀譽無  
私愛憎故夫與天子坐朝論道完泰而進見  
而退是其職也如斯而已乎曰未也是足

高廟之知冒萬死一土之地內平劇盜外  
強胡不十年間位至二孤躡登樞筦可謂不  
世之遇矣惟其大志在於恢復中原義不少  
沮忤時相和戎之計重以同列異趨勢位相  
軋而媒孽旋生讒基橫出不置之死地不止  
也夫亦何罪而至於此極哉兩膏於春而行  
者疾其淳月昱於夜而盜者惡其明彼時相  
之心以爲不如是則戎不可和爵不可保耳  
是以蒙皮汗垢六七十年雖高朝神聖卒

悟其毒賜之昭雪又以此意 屬于 孝廟  
葬之以禮復之以官錄用其子若孫宜若可以  
無遺憾矣而山林之史疑以傳疑徃徃是非  
無據而黑白易位雖決黃流之奔猛不能以  
湔滌是故不無待乎其人恭惟 某官以孔  
孟之學事 堯舜之君 雲龍 風虎之選  
豈有老於 中興十數年來農扈屢豐邊陲  
不聳日月五星安行於上百川河海順流於  
下將天下之蟲鱗羽介無一不被滲漉之澤

惟 國家之公卿將相乃獨略之而有  
未暇故士之立一名一節者不惟今日之在  
陶冶而後世亦將有賴焉不惟後世之在陶  
冶而前代又將有賴焉仲虺周公之所以輔  
其君者 閤下豈亦多遜珂是以冒昧譔述  
先祖行實六卷籲 天辨誣五卷通叙一卷  
哀集 高廟所賜御札石刻七十六軸家集  
十卷既以陳之 乞覽而以其副敬伏 光  
範門下伏惟 論道經邦之暇 賜之采

而哀矜先祖之不辜從容入侍清問之  
燕一借敷奏之餘論俾九原之枉獲伸則  
珂雖死不恨矣伏惟察其區區而恕其狂  
且僭焉不備

上侍從給舍臺諫書

四月日承務郎新差監鎮江府戶部大軍  
倉岳珂謹齋沐裁書再拜獻于某官閣下  
珂聞事有抱一時之屈而不獲伸者雖異日  
公議復明而事迹未定以貽日暝之論苟

有以伸之則不必其善之已出也不必其事  
之已屬也今夫人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伸非  
疾痛害事也而見者諭其方聞者效其藥非  
必其父兄子弟也非必其鄉黨僚友也雖塗  
之人亦然何則惡枉喜伸天下之同情人心  
之至理有不能遏者昔范文正公忤大臣而  
去國余襄公救之尹師魯救之歐陽文忠  
公又救之不得其言則亦委而去此猶未也  
齊大夫崔子之不聽太史書之以死其節

書之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之南史氏復執簡以往夫黜陟死生之際人之所甚畏慕也而奮焉爲之而無所顧避蓋抱天下之屈者必將有以伸之不必其善之已出而事之已屬固如此也珂嘗讀史傳至是夫嘗不有感於先祖武穆之事蓋其奮自單平以孤忠上結高廟之知冒萬死一生內平羣盜外抗疆胡不十年位至三孤躡登樞密可謂不世之遇矣惟其大志在於恢復中而義不少屈許大臣和戎之策重以同列異趨勢位相軋而媒孽旋生讒誣橫出不置之死地不止也彼惡其軋已而動於附勢者朋而翼之亦既若燎之不可嚮邇矣然而廟堂之同列棘寺之僚屬上至天族下至布衣皆能誦言其冤而不畏斥逐一時之間亦可想見其事矣而蒙被汙垢于今六七十年雖高廟神聖卒悟其事賜之昭雪又以此意屬于孝廟葬之以禮復之以官錄用其子若孫宜亦有



以無遺憾矣然而山林之史其爲傳疑者未  
明也褒贈之典視其同功者猶歉也則夫抱  
天下之屈而有不獲盡伸者珂是以冒昧一  
鳴于 閣下恭惟 閣下以直方之德高明  
之學宏遠之器經綸之材出爲時用一朝之  
國是一代之人物一世之公論皆司直於  
門下則先祖之所未伸者必將動心焉珂不  
揆謹撰述先祖行實六卷籲 天辨誣五卷  
通叙一卷哀集 高廟所賜 御札石刻七  
十六軸家集十卷旣以叩 閣上徹 乙覽  
而以其副敬陳于 執事伏惟 論思獻納  
之暇 賜之 采矚而哀矜先祖之不辜俾  
九原之屈獲伸於一明時則珂雖死不恨矣  
伏惟 察其區區而 恕其狂且僭焉不備  
四月初七日詣

登聞檢院繳 進

十五日 降付尚書省

十六日送中書門下後省看詳

鄂國金佗稗編卷第二十六

鄂國金佗稗編卷第二十七

天定錄卷中

經進百韻詩

封王信劄

鄂王信劄

上宰執第二書

乞付史館堂劄

後省看詳宣付史館指揮

追封鄂王告 記附陰

經進百韻詩

臣一介孱庸濫饗世祿每念沉寃未雪直  
筆久汚一意暮修五年勤瘁比干宸覽  
誤簡淵衷萬死尚寬九殞莫報今因追  
感先臣飛事輒賦百韻詩一篇繕寫躬詣  
天庭投進伏望 聖慈特賜 睿察昭白  
而施行之干冒 天威臣下情無任皇懼  
震越屏營之至

承務郎新差監鎮江府戶部大軍倉臣岳珂上

永祐當臨御 重熙極泰亨 物窮隍土復地  
太孽牙萌蠢爾戎 真裔違吾海上盟 腥羶盤  
九土氛霧塞三精 於赫 中興主 初專九  
伯征 赤符觀炳炳 嘉兆得庚庚 四七  
膺休運三千協 一誠乾坤恢闢闔 日月洗明  
清 天授睢壇筴 風興渭水英 維時臣大父 韜  
迹聖屢氓寶匣 鳴長劔 雄冠影曼纓 衣裘供  
羿射 燈火近韓檠 聖世方求駿 明神豈舍

駢始從魚鑰守小枿羽林兵嘗虜無車乘麾  
軍不鼓鉦熏門摧彥政汜水從閭勅駟召班  
龍節犀 下雀旻 王師俱蓄縮胡騎愈縱  
橫馬渡朝迎敵鍾山夜駐營狂瀾身砥柱大  
厦手支撐虜焰猶繁熾 吳都忽震驚 東  
巡傳警蹕右袒半公卿憤起宜興旅追收建  
鄴城大江誰飲馬五嶽更刑牲一蕩西江李  
重殲固石彭利兵驅虎豹傑觀築鯢鯨玉帳  
旋平廣銅符遂帥荆 皇靈期濯濯王事分  
僂傍沙漠逋封豕山林息聚蠹 神州宜亟  
復六郡乃先爭桀犬徒馮壘苗民敢抗衡銳  
師掀狡窟高堞覆堅棚鼎道兵方進湖湘寇  
輒平幾年兇禍結八日駿功成叛將因資用  
降人豈畏阮開疆下商虢結約到磁洛謀帥  
難張俊還兵慮鄆郢瓊但虞遺後患初匪厭紛  
更沔鄂重歸鎮齊劉尚據 京且羞離楚饌  
未用渡河罌細柳千屯竈柔桑萬瓦甍流民  
俱投畝戰士亦從耕夫澮縈如帶原田畫若

揮連雲登美稼浙玉飯香杭芻輓從今省兵  
儲亦頓羸吏貪無鼠碩民佚異魴頽姑定鴻  
溝約交馳絕域評鄰歡新玉帛宴衍樂簧笙  
未幾邊搖草惡知野食苹禮容方濟濟革乘  
忽駟駟 睿斷昭雄起 天威震隱欲六師  
紛霧集四郊盛雷轟 戎駕爰方啓神鋒莫  
敢撓童髻欣再見父老喜前迎義氣通諸夏  
謳聲沸八紘官兵颺隼鷲胡穴泣鼯猩跬步  
歸 京闕朝衣詣 寢楹晉軍傳鶴唳楚幕

聽烏鳴機會乘今日雌雄決此行幸成十載  
績歸捧 萬年能何事東來詔遄追北指旌  
撫膺皆壯士牽袂有啼嬰葉岌登樞極雍容  
儼珮珩身雖處廊廟志則在幽并豈意中原  
略深違時相情和我徒効敬投几不聞瑩正  
爾先鞭著居然謗篋盈兇威搖吏攢風旨動  
臺抨臬虺飢吞噬鷹熬樂使令衆髮常忌冠  
同洛不譏程遠慮爲徼福先驅謂緩程一言  
鳴仗馬千丈下喬鸞盍攷謝 赦表兼觀

賜劄評許身無少愧憂 國甚於醒彼諸宜  
投虎能言不離鸚鳥翔身蚤能兔健足先烹  
有客悲周道何人 魯初同時惟切齒來者  
但懲美長夜何時旦沉陰幾日晴是非從久  
定禍否待終傾 先帝資 神武深仇愴  
父 兄每懷得頗牧胡忍弃韓黥哲監何嘗  
惑孤忠果漸明岳陽還舊號嶺表返諸惇故  
壘營新祀畿封闢賜塋用心傳舜子述事廣  
文聲甘雨興餘槁 青天豁久盲先臣死不  
朽 聖德浩難名 陛下今湯禹王臣昔散  
閔令圖天廣大盛烈日鏗鉤心術參 堯運  
規模紹 漢宏遺形高閣繪良股盛朝賡故  
將幸非遠微臣矧敢輕傳訛稽史謬攷俗訂  
言諱日繫無虛筆雲章有滿篋腕竹書皆歷歷  
玉訓尚鏗鏗願輟 清朝暇叨承 乙夜三  
作詩哀寺三立覽奏念緹縈 恩錫茅封寵  
光昭袞字榮誓懷如皦日忠報畢餘生

封王信劄

五月初九日三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岳飛  
忠義徇 國風烈如存雖已追復元官未盡  
褒嘉之典可特與追封王爵

右劄付故追復岳少保本家

嘉定四年五月十一日

鄂王信劄

勘會已降 指揮岳飛忠義徇 國風烈如  
存雖已追復元官未盡褒嘉之典可特與追  
封王爵五月二十一日三省同奉 聖旨追

封鄂王

右劄付故追封鄂王本家

嘉泰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上宰執第二書

五月 日承務郎新差監鎮江府戶部大軍倉岳珂  
謹齋沐裁書再拜獻于 某官閣下珂聞之  
常言有曰人之是非其惑常在身其定常  
在身後蓋謂身之前則繫之於人而私情愛  
憎之易偏身之後則筆之於史而公論是非

之自定嗟乎史固足以示信也所書果得其  
實耶則一褒一貶足以發潛德之幽光誅姦  
諛於既死誠萬世之衮捷也苟傳聞之或失  
其當是非之或軼其真筆削錯施而褒貶易  
位何以示天下之勸懲乎哉昔者觀班孟堅  
之史自武帝以前蓋祖太史之舊也而傳  
陳涉則至今廟食一語輒不敢刪不知所謂  
今者何代而孟堅時涉之祀存乎否也雖然  
此猶曰有是事也則爲可據也近觀唐大曆  
間樂平令魏仲兕記饒娥之事與史大異及  
考之柳子厚所傳則史蓋全用其文而不知  
仲兕爲令於此得之親見彼子厚特傳聞之  
訛也以此知古今之史邈親見而信傳聞者  
其失實多矣不特此一二事也以此而示榮  
辱於萬世不亦甚可哀歟伏念先祖武穆蒙  
被紹興權臣之禍一時山林之史徃徃得於  
風聞記錄二三則已失其實矣重以王俊之  
徒文傳會之辭張俊万俟卨之徒主煨煉之



獄日曆之官取證於此則又非其實矣當是時權臣實專史館之柄一筆一削皆出其手史官之能為董狐者幾何人哉則又必有變亂其實者矣是則榮辱萬世之權倒置如此不有王公大人慨然以為已任者則紛紛筆巧誰與正之恭惟 閣下以忠厚之心而權衡一代之是非以淹貫之學而董正一代之筆削自一介之臣以上其用心其行事皆將不逃於融明之鑑而况如先祖之忠赤報

國也如皦日而讒仇相誣明若觀火 閣下豈能不動心於一伸其枉哉珂謹撫諸所傳所記以為行實而凡向來讒說之所以厚誣者則又為辨誣亦既上之 丹扆而輒復以其副實之 閣下矣伏惟宰制之暇試一取而觀之校之史官之所載則枉直白黑有不難辨而且以此書下之策府俾之從實刪修則 閣下之所以榮辱萬世者其權行於此矣夫豈非盛德事哉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

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夫以馬借人此里巷之淺事也而春秋之史官書之苟其亡矣宜無與於興衰治亂也而孔子惜之以先祖報國之忠而大節未明其事之存亡况有大於借馬乎閤下能以孔子之心爲心則先祖之抱冤於地下者其必有以補其亡矣珂復何云不備

乞付史館堂劄

珂存有忱恂之悃上干鈞嚴珂近準尚

書省劄子備奉

聖旨先大父追封鄂王

見聖朝褒勲念舊之意伏讀恩詔感泣

不知所云惟是珂昨來所進高宗皇帝宸

翰七十六軸行實編年六卷家集十卷並爲

大父辨明誣枉參稽所係不敢不進其所修

籲天辨誣一書年月事實必以宸翰爲

證者蓋恐山林之史混而無攷必得奎畫

昭回以示萬世庶幾信而有證旁撫家集兼

攷行實並無抵牾委有依據然後敢書區區

累年之塵正以孤忠未盡明遺謗未盡雪爲  
子若孫之責不敢愛萬死而使先世之事終  
於莫明茲者幸蒙 大恩裂全鄂之壤開真  
王之封超出常倫特自 英斷袞袞八字焜  
耀千載已足以洗滌無餘今來所進文字又  
蒙後省申明乞行 宣付史館先志獲償九  
殞無憾第刪修之舉事千萬世至公之筆不  
容不冒昧洵以申陳重念先大父得罪於  
紹興十一年之十二月而秦檜死於紹興二  
十五年之十月相距凡十四載檜是時方專  
上宰監修國史日曆則沒先大父之功而重  
先大父之罪變亂是非固有不待言而明者  
先兄吏部甫任浙東提舉日熊舍人克知台  
州以公事爲先兄按發罷黜積憾不洩以先  
兄甫爲先伯御帶雲之嫡子故於作中興小  
曆之際專欲歸罪夫史館所大據依者國史  
日曆而旁證者野史雜記所進實錄必以是  
爲本而先大父不幸受秦檜之誣而又與熊

克有子孫一時之憾曖昧之迹無以自明銜  
寃地下永無信眉之日今幸蒙 朝廷旌褒  
之典雖足以示勸一時而史筆未明萬世何  
以取信所有珂所修建儲淮西山陽張憲承  
楚五辨並有 高宗皇帝御筆依證其 御  
筆並裝皆見在并有刊刻石本繳進訖即不  
敢妄以臆說強辨欲望 朝廷俯念先大父  
忠勤之心及兩經秦檜熊克史筆之誣特賜  
敷奏 宣付史館參照從實刪修庶幾先大  
父之心得以暴白於萬世其於 國體人心  
誠非小補如蒙 朝廷降付史館後將來參  
照得珂所進辨誣內有據依不當及非出  
高宗皇帝御筆甘伏罔 上之罪忠邪之分  
寃節之辨在此一舉珂屬在子孫不敢緘默  
黨蒙施行實出至公之賜干冒 威尊珂下  
情不勝戰汗

後省看詳宣付史館指揮

中書門下後省狀準付下承務郎新差監鎮

江府戶部大軍倉臣岳珂狀右臣珂輒瀝血誠仰干天聽退思僭越甘俟典刑伏念臣大父先臣飛際遇高宗皇帝依乘風雲獲附勲籍中更讒誣雖蒙朝廷昭雪錄用然尚未經褒贈臣父先臣霖累進國史實錄院牒取索所被受御劄手詔及行迹事實著述文字重以流離之餘故傳散漫掇拾未備嘗以命臣俾終其志臣不量竊陋涉筆五年刊集纂修粗明梗槩今來所刻板受高宗

皇帝御劄七十六軸釐為十卷所修大父先臣飛行實編年六卷顛天辨誣五卷通叙一卷并家集十卷已於嘉泰三年十一月刊修了畢竊緣臣上件文字未經進御謹各奉隨進表一通囊封躬詣天庑上進伏望聖慈特賜睿覽降付尚書省施行臣冒犯天威罪當萬死謹錄奏聞伏候勅旨送後省看詳申今看詳岳飛忠義之節攘除之功載在國史昭然甚明伏覩近降指揮追

封王爵不緣陳乞特出 聖恩誠足以示勸  
千載所有岳珂繳進編年六冊家集十一冊  
委是採摭精詳用志可嘉能撫表其先烈宜  
備太史紬繹兼有 御劄十卷已行鐫刻其  
書多引以為證又有以見 高廟 聖筭  
神略任將治兵之本意其辨誣內併理雪飛  
之子雲與其部曲張憲之寃亦是明白照得  
紹興三十二年已降 指揮將雲等追復官  
前訖今來若更與追贈合取自 朝廷指揮

其岳珂所進 御札石刻并文字乞宣付  
史館施行并十軸二十三冊表三通申聞事  
除理雪岳雲張憲一節見行看詳外六月二  
十四日三省同奉 聖旨依看詳到事理宣  
付史館

追封鄂王告 中書舍人李大異行  
勅人主無私予奪一歸萬世之公天下有責  
是非不待百年而定睠言名將夙號蓋臣雖  
勲業不究於生前而譽望益彰於身後緬懷

英槩申昇愍章故追復少保武勝定國軍節  
度使武昌郡開國公食邑六千一百戶食實  
封二千六百戶贈太師謚武穆岳飛蘊蓋世  
之材負冠軍之勇方畧如霍嫖姚志滅匈奴  
意氣如祖豫州誓清冀朔屢執訊而獲醜亦  
舍爵而策勲外愴威靈內殫謨畫屬時方講  
好將歸馬華山之陽而爾獨奮身欲撫劍伊  
吾之北遂致樊蠅之集浸成市虎之疑雖懷  
子儀貫日之忠曾無其福卒墮林甫偃月之

計孰拯其冤逮 國論之既明曰不邦誣之自  
辨 中興之主恩念不忘重華之君追襲持  
厚肆眇冲之在御想風烈以如方官是用頒我  
恩綸襚之王爵裂熊渠之故壤起敬德之舊  
封豈特慰九原之心蓋以作六軍之氣於戲  
修車備械適當閒暇之時顯忠遂良罔聞幽  
冥之際諒惟泉窆歆此寵光可特追封鄂王  
餘如故

嘉泰四年六月二十日

碑陰記


鄂據上流爲重地宿師十萬進足以虎噬京  
洛退足以雄分吳蜀得建瓴之勢江左莫強  
焉紹興初天子考麒麟玉冊之瑞觀黃  
旂紫蓋之運應天順動化龍南翔長江湯湯  
天設之嶮金城千里置重分牧先王析符授  
鉞實膺專征之任雖往來調戍靡常厥居而  
大抵鄂爲根本隱然有藜藿不採之威珂嘗  
攷論地勢况觀古今自三國而下代興南國

者所據守各不一然負桐栢之陽山陽合肥  
廣陵濡須重鎮錯立帶之長淮包以南海皆  
足以扼東西之衝惟襄沔舊疆曼羨數千里  
上通巴蜀下接舒濮之郊川平壑曠不設限  
塞擊柝之聲相聞朝馳而夕可至也顧自元  
二以降引弓之士未嘗敢南嚮而夔峴首寧  
涉巨瀆冒重險而常出乎柘臯大儀之境捨  
所易而圖所難何哉以兩路之介于寇被邊  
而守者數十城視獨以全師當一面者力之



顛否固不待辨而孽胡之馳騁長技反縮慙  
而不敢施方屢之士溯其時而觀其人可也  
皇上臨御一紀緬懷麟閣勳名之盛方將尊  
中國以綏四夷乙夜慨然覽珂所奏顛天之  
書思所以太尉乎九京者相攸樂土宜莫如  
鄂遂荒全國裂衣而王之綸言申褒溫厚灑壘  
不惟足以渙萬世無窮之寵其於辨論忠邪  
之迹蓋尤深切著明珂一介蚍蜉之言誠不  
知所以格天心悟主聽者妾一男子不

得其平而鳴則謂天蓋高亦有不容翊珂誠  
死且不朽矣載惟先王受命駐師之地營  
墉陳石至今歸然而乾道中又嘗詔賜沔  
陽之廟先王功烈遂與鄂相終始珂不肖  
身不逮事生二十有二年而後得以鉛槧片  
言追明地下之寃成先大夫易簣之志興念  
一及兢慙夙宵大懼馴閔襲而使聖朝  
旌忠非常之典不能以宣昭于方來乃以  
制詞刻之琬琰植于廟下以對敷今天子

不顯休命而復系著其所以然之意在漢之初蛇分泗壑有臣曰良從高于留經營四方卒定大業及誓白馬紀丹書剖符定封擇齊三萬戶而不願迺修遇鄉以旌天授然則溯功名之所基以迄于成地以人重人以地著揆厥所元夫豈曰偶然而已哉是用叙次其實且以先王在鄂之顛末追附前誼庶幾鄂人知所以開國承家之自昭示子孫以無忘上意之所嚮云開禧疆圉闕歲且月哉生明孫承事郎珂記朝散郎行太府寺丞兼國史院編修官  實錄院檢討官章升之書丹并題蓋

鄂國金佗稗編卷第二十七

鄂國金佗粹編卷第二十八

孫奉議即權發遣嘉興軍府兼管內勸農事岳珂編次

天定錄卷下

謝封鄂王表

謝宰執啓

謝臺諫給舍侍從兩省啓

都司取索文字

申都司狀

加贈先伯雲信劄

加贈張憲信劄

先伯雲贈節度使告

張憲贈承宣使告

謝表

謝宰執啓

後序附

謝封鄂王表

臣珂言今月二十三日準

告大父先臣飛

追封鄂王臣已於當日望

闕謝

恩訖者

列奏籲

天辨先世百年之枉疏

恩列衣地

啓真王一字之封燁然

寵命之頒賁此勳

盟之舊臣

珂誠惶誠懼頓首頓首竊以

國

家之尊爵宜為將相之殊褒以馬燧之元功

胙始開於北土若子儀之碩望壤纒裂於西

汾顧自古以不輕至于今而尤重方位躋三

事間推列郡之恩及燧錫九臬或被小邦之

命已為曠闕咸謂遭逢敢意子孫數十載之

餘屬當

聖明一再傳之

盛忍使子文之

無後

深閔介推之不言

濬發德音

誕

颺 褒制伏念太父先臣飛逢辰多難賦命  
數奇曾未究於義心已橫罹於讒口 堯仁  
天賦首加追復之榮 舜孝日嚴極述 親  
傳之訓故羶仍復去璧全歸雖 聖德恢宏  
莫報 兩朝之大造然 寵章赫奕尚慙諸  
將之同功深惟餘謗之未湔遂致孤忠之無  
效辨必期於早辨疑或免於傳疑萬字翔龍  
褒靖孫之藏 詔五年剔蠹緝泌子之遺編  
恪上 褒封仰塵 宸聽功 謂 帝心之采

遽盼王社之苴茅

綸煥

九重

衣

字

謂其忠可貫日義不同天忘家徇國之

一心雖死不變遺烈餘風之大致迄今如存

壤分楚子之遺爵列唐臣之上 恩加

益光難朽之丹青聲到柳營尚法追思之涕

淚自非出 聖天子之特斷安能使大丈夫

之為真豈意貌孫訖醜大願茲蓋代過 皇

帝陛下厲精求 治 銳志 中興

以書勅不限非劉之典 聽

形 咨岳之音 慨思遺愛之區越在上流  
之地乃盼 新制庸侈舊封豈徒慰地下不  
泯之冤抑亦奮海內敢為之士臣敢不矢心  
蓬葦歸 賜松楸萃同里以榮觀暨闔宗而  
泣拜生雖未壯已期執童子之戈死或有知  
當亦結老人之草臣無任感 天荷 聖激  
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 謝以 聞臣珂誠  
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貼黃

上表為大父先臣飛準 告追

封鄂王稱 謝事

謝宰執啓

珂啓今月二十三日準 告先大父飛追封  
鄂王者抱書千里臣幸徹於 楓宸 疏  
渥九泉王社寵分於茅壤百年闕典以一朝  
而舉萬世正誼自今日而明亶繇 論道之  
公倍激感 恩之慊竊以 國家設非常之  
爵為其將相有甚偉之功其名雖並於三公  
厥序實超於五等非天下報勲之尋制乃人

君作福之大權盟礪泰山漢不行於異姓圖  
新煙閣唐間錫於諸臣逮 藝祖乘時龍而  
御天至 高皇渡匹馬以開境皆循此典式  
顯爾庸然變之所遭有險而有夷故終之所  
獲或難而或易西平開祚正安危身佩之時  
汾陽啓封方壽考家居之日趙中令剖符於  
韓國韓太傅裂壤於蘄邦皆身荷美名而親  
承寵數茲逢 辰而有幸故 錫命以非艱  
乃如大父之忠勤昔被元姦之讒慝橫加一

贈濫及非古辛功在鼎銘忍見汗於白簡名  
存廟藏遽竊置於冊書假僞亂真以非易是  
士 夫箝結莫紓敢愬之懷民吏欵歎徒抱  
不平之氣邪誣滋逞公議幾亡鬱抑不明者  
非止一端棄置弗錄者殆將二紀 大明揭  
日賴 高廟之深知 睿澤回春有 阜陵  
之善述已頌 紫誥盡復青龜然 愍嘗雖  
渥於累朝顧 褒典尚慙於諸將懼未湔於  
餘謗爰久玷於孤忠官緒灰寒徒懷嚮日

君門天遠無路排 雲誠同螻蟻之微採之

批蟬之細人謂落落而難合已獨拳拳而未

忘進則犯 明主批鱗之誅退則負先人易

簣之訓不量愚分竟上遺編累牘籲 天方

屏營於私室大封裂地述 錫寵於公朝

温綸寵渙於 九重華表載加於 八字謂

其忠衛社稷義死封疆忘家狗國之一心歷

千萬變而不易遺列衣餘風之大致閱七十載

而如存廼即上流載荒舊壤慰將士召棠之念

解邦人寇竹之思栢聳遺祠夙厲冰霜之

柳披故壘新回雨露之光比肩 南渡諸公

之間闊步西京功臣之上歷觀時變之高下

載論功名之始終得之最難莫此為甚豈以

妾庸之小子能感 上心實繫 城北之大

鈞特施化力茲蓋恭遇 某官奕邦元首

經世大儒 主盟 國是而異議不搖 飭

修邦經而百廢具舉 拯溺救飢之 實

小猶及於匹夫 顯忠遂良之 盛心



之會弗振夙所盡心仗義鼓行推鋒深入襄陽六郡之戰可見規模朱仙七月之屯寔當機會萬里駭傳於風鶴三軍喜聽於城烏以至閉閣潛思手疏 儲闡之根本朝衣祇見躬安 寢廟之威靈不忘造次愛君之情初無嫌疑避事之意胡爲一簣之虧土重令衆口之鑠金母實知參聽終疑於三告人惟哀虎贖莫致於百身忠臣烈士聞者拊心老夫稚子語之流涕幸 聖朝之公論不泯而

思陵之 睿見本明 發 德音於久而自定之餘 詔 帝訓於 率乃攸行之始 首頒紫誥 盡復青氈日窮星回暖律甫還於栝枿雲開陰伏太陽復豁於幽盲雖飲恨於昔時粗信眉於後日念公師之位雖極尚 擬同功而稗官之載失真必乖信史掇拾靖 孫之藏 詔纂脩必子之遺編書溷 乙觀 方屏營於私室事稽 甲令俄出爵於 公 朝論音寵渙於 九重 袞筆特增於 八

宗請其忠可貫日義不同天忘家徇國之  
一心雖死不變遺烈餘風之大致迄今如  
存乃分全鄂之區光啓真王之社栢森遺廟  
益凌盤古之風霜柳拂舊營重沐當年之雨  
露邦人鼓舞將士歡呼循省 聖恩重顯褒  
於幽壤 主盟公議蓋允賴於 洪鈞茲蓋  
恭遇 某官學造高明 氣鍾剛直 偉材  
碩用恢恢 文武之兼 謨論嘉謀凜凜正  
邪之辨爰悼 中興之烈載稽 上送之書  
肆 贊決於 楓宸俾 增榮於 茅土豈特  
逞幽光於 已往庶幾 鼓義氣於 方來兩適  
其宜甚盛斯舉珂敢不銘藏 厚德警策絲  
軀竹帛垂功名固難企 前人之烈干戈衛  
社稷尚期効童子之忠惟不辱先是名報施  
謹具啓事專人捧詣 台墀祇候塵 謝伏  
惟 台慈俯賜 鑒念不備謹啓

都司取索文字

檢正都司見行 朝廷文字今要見岳雲張

憲追復因依并真本追復贈官告照用仰親  
事官於投進文字人岳監倉下計會取索限  
壹日繳申六月 日

申都司狀

承務郎新差監鎮江府戶部大軍倉岳珂

準 檢正都司告示取會先伯雲張憲追  
復事須至申 聞者

右珂照得紹興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 聖  
旨指揮岳雲特追復元官續準 告追復右

武大夫忠州防禦使係同先祖太師鄂王飛  
一時同降 指揮昭雪追復 乾道元年十  
一月二十六日 聖旨指揮張憲特追復元  
官續準 告追復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閻  
州觀察使係 孝宗皇帝灼見誣罔 特旨  
辨明追復其元本告詞並有底本在 中書  
省并有施行公案在吏刑部并係大賞罰亦  
自該載 日曆 會要所有 告詞已蒙  
後省保明備錄申 省訖今準前項 指揮

珂除已遵稟外照得岳雲係珂先伯其告  
命自係先伯雲直下長男朝請郎尚書吏部  
郎中甫收掌先兄甫已行身故見係先伯雲  
直下長孫迪功郎新筠州新昌縣主簿岳觀  
迪功郎新處州慶元縣尉岳觀收掌張憲係  
先祖飛部曲其告命自係張憲直下男忠訓  
郎前黃州聽候使喚張敵萬收掌珂即不曾  
將帶隨行所蒙 取會今供具並係着實或  
恐 省部目即案底不存只乞下吏部照應

岳觀岳觀張敵萬三名出身脚色三代便見  
着實所有先伯雲後因先兄甫任陞朝累贈  
至安遠軍承宣使張憲後來別無子孫陞朝  
即不曾該加贈併乞 照應施行謹狀

加贈先伯雲信劄

檢會嘉泰四年五月二十一日勅勘會已降指  
揮岳飛忠義徇 國風烈如存雖已追復元  
官未盡褒嘉之典可特與追封王爵三省同  
奉 聖旨追封鄂王所有岳飛之子雲部曲

張憲亦合追贈八月十七日三省同奉 聖旨岳雲張憲各與追贈一官

右劄付岳雲本家

嘉泰四年八月 日

加贈張憲信劄

檢會嘉泰四年五月二十一日勅勘會已降指揮岳飛忠義徇 國風烈如存雖已追復元官未盡褒嘉之典可特與追封王爵三省同奉 聖旨追封鄂王所有岳飛之子雲部曲張憲亦合追贈八月十七日三省同奉 聖旨岳雲張憲各與追贈一官

右劄付張憲本家

嘉泰四年八月 日

先伯雲贈節度使告中書舍人俞烈行

勅絳侯左袒而為劉氏豈知書牘背之威李廣結髮而戰匈奴不忍對刀筆之吏既 那誣之昭白豈功令之愆忘故追復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贈安遠軍承宣使岳雲忠本家

傳材爲世傑稟名父之筭勝折醜虜之天驕  
馬革裹尸忠肝可見蠅營集棘竒禍遽興早  
悲戰骨之零飛霜豈料戴盆而見白日慰忠  
魂於拱木新戎鉞於帥壇庶一節之不磨亦  
九原之可起噫引劔呼痛世已知杜郵之冤  
結草酬恩爾尚思輔氏之報勿以重泉之永  
隔而忘許國之初心可特貽武康軍節度  
使餘如故

張憲贈承宣使告

惟邪煽虐久肆邦誣忠義

沈寃之昭白豈功令之愆忘故追復

龍神衛

觀察使張憲有

志戰多素推拳勇首將元戎之

龍庭馬革裹尸忠肝可見蠅營集棘竒

禍遽興早悲戰骨之零飛霜豈料戴盆而見

白日洗忠魂於丹筆新制

愈明亦九原之可起噫引劔呼痛世已知

杜郵之冤結草酬恩爾尚思輔氏之報勿以

重泉之未隔而忘許 國之初心可特贈寧  
遠軍承宣使餘如故

謝表

臣珂言今月一日準 告伯父先臣雲特贈

武康軍節度使大父先臣之部曲張憲特贈

寧遠軍承宣使臣已於當日望 闕謝 恩

訖者辨狂九京素表幸塵於 楓宸 進官

一等 洪私併泐於株連謗自此以益明

恩若何而可稱臣誠惶誠懼頓首頓首竊以

國家褒卹之典兼存忠邪別白之規榮靈雖

止於一時清議實關於萬世若稽漢代有嚴

異 朝亦重沉寃之詔雪然

帶礪之盟鮮傳於後綸 龍

光曾極於撫綏麟筆莫聞於訂正未有 濬

杏頌 鼎至之息 房沾

蘭砌之藐孤 下逮 戴盆

之望 重回拱木之春茲 報功 伸在

今之一 遇如臣伯父暨

偏裨嘗先百戰之

運南陽

拓境年十二而立戰多北穎推鋒衆五

稟聞於李愬環堤首馘於龍仙

以至筭稟趨庭

金之帶

奎章嘗美其濟功辭三命之華

詔旨復嘉

其有子屬議和之遙蠶起紛謗語之蠅營大功

垂成掣單父善書之肘竒禍驟起凜絳侯背

櫝之威誰爲城下之狐移及水中之蟹內外

聞聲而附會旄倪重趼以皆遷三年東海之

隕霜莫之敢辨一節汾陽之貫日終以弗渝

惟忠誠炳若以如丹致寃狀皦然而自白投

讒界虎已關

高廟之深知

御

乘龍

繼被孝皇之殊渥復故壇於一日添餘澤

於重泉其如稗官堅白之辭猶奈

柱下汗

青之史擅謬孰明於野記傳訛何止於北盟

是正邪雖辨於人心而黑白尚紛於史筆不

有芝封之昭雪終銜蒿里之寃誣敢忘易

簣之言冀動

凝光之聽

虎豹額



天幸遂於升聞 一劄龍鸞裂地竟承於

寵渥 進牘肅藏於東觀辨書俾訂於西垣

固知素定於 聖心尚欲復稽於衆論合兩

省至公之議振百年未雪之冤少府分旄指

洋川而具禮留臺錫號新容管之承流 十

行並下於 温綸 一字更踰於華袞 謂

其材為時傑忠世世以相傳勇在衆先戰多

多而益辨 表犁庭之素志 高折虜之奇

勳並彰身後之名一洗生前之耻白日舒

於厚夜丹書泯迹於遺編 恩出非常 澤

推兼被興懷疇昔忽聞垂絕之言曾是公微

汔遂未醅之責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聖讒

如 舜 清問若 堯 渙號誕敷 鼓雷

風於萬寓 豐中溥照 麗日月於九天清

廟勤 乙夜之觀白簡 寤壬人之蘊嚴忠

義權邪之辨播在王言俾是非曲直之公著

為世誠雖歷時之已久皆 錫命以惟新

義激方來 仁霑既往臣猥茲控 願親獲

欽承舉頭仰戴於皇明拜手敬歸於君賜菲葑有采愧微悃之易通葵藿徒傾知大恩之難報一門自誓九殞為期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貼黃 上表為先伯臣雲大父部曲臣

張憲蒙恩加贈稱謝事

謝宰執啟

珂啓今月一日準

告先伯雲贈武康軍

度使大父部曲張憲贈寧遠軍承宣使者遺謗大明等錫及泉之寵化工密轉孰知宰物之仁蓋初心僅止於乞漿不自意復從而被澤九地各沾於雨露二天倍費於陶鎔德大若疇感極無語竊以國家舉褒卹之典示不忘功臣下有幽枉之寃亦令洗迹訂正再公於麟筆恩榮洊出於龍光兩者交修皆前代所罕聞之盛事列聖

前疑史一字啓真王之爵千社封異姓之臣  
絲綸之命渙發無窮 旌旄之渥鼎來有耀  
增蘭砌藐孤之幸兼柳營未校之榮盡回大  
夜之焜煌坐使孤忠之皎潔雖 皇朝念舊  
知公道之云開然縉典並行詞私門之特至  
伏念珂伯父赤心之許 國偏裨戮力以同  
時膝上從容已得黃石公不傳之祕帳前指  
縱蚤稟霍漂姚必勝之謀年十二而立戰多  
衆五千而嬰大敵遠闢南陽之境徑披臨汝  
之鋒期濟 中興燕觀全節西平有子屢勤  
一劄之褒北伐濟功存沐萬釘之 賜不料  
遽起割地奉仇之論遂成蠅營合黨締交之  
謀使簣土之功虧極簧言而文致怒貽水蟹  
殃及池魚盡割楊彪愛子之懷下逮韓信傳  
餐之士穹靈在上忍為指鹿之欺橫背慘威  
併蹈證羊之直人皆重足彼誠何心是非變  
亂久而未分前後因仍莫之或辨蓋幸成易  
命乃上劄 當守之求指陳者然之辭

折衷厚誣之語 宸章 奎書坦若甚明義

膽忠肝昭其如在遂徹 蟬蛸之覽復歸筆

削之公不惟消衆沫之漂山且交需窮泉之

漏澤上焉建節旋於外鎮下焉雄制鉞於留

臺荐拜 洪恩雙加褒字毀銷謗史存歿知

榮秩進帥壇夢寐不到仰 湛恩之畢萃激

長夜之感咸並彰身後之名一洗生前之耻

八十年齋志歿地共銜萬里之冤今一朝披

霧觀 天頓改松銘之觀士氣如洗臣節爭

磨誰寔 我有 鈞播茲蓋恭遇 某

官以忠致 主陳善閉邪 心潜格於 君

非 力主盟於 國是 一堂聚會極 聖

君 賢相之都俞 三館招延謹君子小人

之進退凡肯 建明者若出 游戲然有功

悉 許以風聞無冤不與之雪洗 春之生

夏之長 陽和豈擇地而施甲者拆枯者榮

鴻遠亦何心於此遂省幽明之所被寔歸

於此之無垠可恨以額 聞親承 錫賚

茅連茹仰戴 皇明自葉流根 宣惟愍施 敷  
貽魏顙 諒不忘結 草之餘詠 感周詩尚 終憐  
喬木之舊 詞源已究 謝悃未殫 謹具啓專人  
捧詣 台墀塵 謝伏惟 台慈俯賜 鑒  
念又備謹言

後序

天定錄既成書 將錄而傳 惻然若予感焉 復  
從而系之曰 嗚呼 天下之理 託於物而後傳  
者 要其終 必不可恃 雖勢也 而理則存 湯盤  
衛鼎 淮碑 岐鼓 銘之所託 以傳也 吾意古人  
之所以鑲著其勲 明昭宣其令德 一時視之  
者 若可以不朽矣 而千載之下 或仆或缺 或  
湮或沒 博雅之士 歆艷其馨 烈欲一挹而不  
可得 雖培塿 剔薜香 不得傳 而若盤若鼎 若  
碑若鼓 顧乃託其所託 以自見於世 悲夫 物  
之不可恃 蓋如此 且天下之堅且久者 莫若  
金石 曾幾何時 而蕩為浮埃 收為太虛 凡吾  
之所恃 以傳者 悉從而反之 而珂乃欲以區

區無類之文以昭明 先王遺忠於萬世之  
下詭覆未可期僭曰猶在安知其不胥爲失  
所恃也謏學陋聞童蒙顛魯文字不足以傳  
於遠姓名不足以昭於時則藏之名山散之  
通都大邑傳之其人珂固不得與斯舉也則  
豈特反所恃而已哉嗚呼以先王之忠之節  
而 聖朝推是非常之典使得一世立言君  
子紀而傳之雖千萬世焉可也而獨以珂之  
愚不肖惕然反顛凜無所恃以傳念至如此  
則珂不孝之罪誠上通於天矣然珂猶竊有  
所恃者以爲先臣報 國之心昭如皦日正  
理之在人心隱然有不可泯珂以七十年謾  
誣未白之先凡公議之所予

論或庶幾焉嗚呼此或可恃也四方萬里之  
廣名人鉅公之衆苟能哀其心而進之則此  
書亦或可傳也是故珂之所恃者在彼而所  
託者在此誠使人心有公議天下有正理則  
忠邪是非之辨固已在於追履未遠之先而

特昭明於 殊恩既霈之後方其未辨是理  
未嘗不存及其既明是理亦未始增益則是  
書不傳可也不作亦可也嗚呼羣陰煽邪異  
論方興先王障狂瀾於不可支之際卒從以  
靡方是時也身且不計而況於名乎一時之  
名且不計而況於後日之名乎身與名俱所  
不計而況於是書之傳否乎嗚呼先王誠得  
所恃矣珂何有焉若夫金石之必不可恃而  
反恃其所託以存則不可以諸孫之無聞而  
遂恣然也方 公道宏開 真儒才卿執椽  
筆而發幽光者頃背相望豐碑隧道 奎壁  
下臨有 祖 宗之故事在珂雖無似尚當  
嗣請于 朝則所以恃者其又庶幾乎嗣歲  
孟陬之月癸丑朔珂後序

